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死神恋荷心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序曲

所谓，没看过猪走路，至少也尝过猪肉，是什么味道：同理，在黑色恐惧席卷黑白两道的世纪末，只要是曾在生死边缘打过滚的道上人，就算没见过‘死神’，也听过‘神德会’这名号。

神德会，不是一般黑道组织，不隶属任何单位，而是一个由守护‘镇国之宝’为神志的百年单传家族。

四百年前，由武田信玄新领军的武田军团，号称无敌雄狮。醒目的红色甲冑强烈表现著疾如风，侵掠如火的气焰。

在‘川中岛’之役中，由上衫千谦信领军的上衫军团和武田军团第四度交手，在‘妻女山’布阵的上衫军团，因窥破武田重的夜袭而撤离，同时主帅上衫谦信更是棋高一著地利用地形所产生的大雾，连夜率军渡过千曲川，直扑武田军大本营。当清晨的浓雾散开，武田信玄赫然发现上衫军团意外出现于武田大本营正前方时，信玄派出武田军骑马队向夜袭‘妻女山’的部队告急。当时，一把两尺七十五分长，代表武田精神信物的‘神德名刀’，在当时一名武田护卫的紧急护送下，安置于一个亲信家中。武田信玄原本打算待胜利归来时方取出示众，没想到川中岛之役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于是，‘神德名刀’就这样静躺了四百年……由于不明原因，造成守护‘神德名刀’的武田亲信家族世代单传、血脉稀薄。因此神德家族从日本战国时代以来，便一直相当神秘，原因无他，仅为保护一出生便肩负守卫“神德名刀”这个重责大任的唯一血脉。

随著时代变迁，当年隐姓埋名消失于史实上的武田亲信家族，忽然于二十世纪初再度出现，并挟著庞大财富与神秘色彩，使其声名流窜于日本政商两界。外人只知道，这个充满诡异传闻的神秘家族，对外号称‘神德会’。

详知内幕的黑白两道人人都清楚，岑寂多时的‘神德会’近年之所以重现江湖，和接近二十世纪末有关。传闻，本为武田亲信的神德家族将在二十世纪结束时一并毁灭。为了延续血统，并继续守护位于‘妻女山’的本家老宅，一批经由神德会培育出来的实战能者，便相继离开神德本家，流窜至世界各个角落，以其特殊的神秘力量震撼世界各个黑白组织，这批出三神组统管的实战能者，简言之就是职业杀手，只不过他们所下手的对象皆是恶名在外的企业家、黑道角头、政治家、独裁者，甚而一国统领。神德会除去这些庞大势力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净化人心、去恶除烂，避免世纪末毁灭日的到来。

世代交替至今，据闻，当今神德会由一名年轻优秀的传人掌权，而其亲信——‘恶神’娄鬼、‘邪神’氏女、‘瘟神’心危，便是年轻主子手中的三名大将，外称‘三神组’。今天‘神德会’便是由那位拥有单传血缘的年轻主子及三神组所构成。

而那位年轻人，相传至今尚无外人有缘见识他的真面目，传说，见过他真面目的人唯一下场，就是死。年轻主子有个骇人的外号，那就是……

死神！

第一章

“小荷，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爸爸和其他哥哥们，知不知道？”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妇，牵著一位年仅六岁的女孩，站在一华丽气派的客厅中。厅内，除了她和母亲，那些或站或坐在她面前的人，完全陌生，在小女孩怕生的心里，是一群令她充满恐惧的男女老少，包括母亲口中的爸爸。

“妈咪，那你呢，你不跟我一起住在爸爸家吗？”小女孩躲在母亲身后，拉著她的手问。

“小荷乖，妈咪有事得留在美国，所以没办法和你一起住，不过妈咪会常来看你的，你要乖乖的喔。”年轻母亲蹲下身来，用温柔的笑容安慰她。

“可是……我一个人会害怕……我又不认识其他人，爸爸我也不认识。”小女孩泪眼汪汪的摇头，小巧可爱的脸蛋出现不愿留下的为难神情。

“小荷，过一阵子你就会习惯了，不要哭，要勇敢，爸爸最讨厌小孩子哭闹了。”年轻母亲的眼神落在小女孩身后的一个男人身上，那位一直坐在沙发椅上不发一语的严肃中年男人就是母亲口中的爸爸。

“妈咪，我不要一个人住在这个家。”小女孩怯生生收回她跟随母亲的视线。她有不好的预感，她就要被母亲丢下……“对不起，小荷，妈咪也是不得已的，你要原谅妈咪。”年轻母亲泪眼迷蒙的紧紧拥抱住小女孩。

“妈咪不哭，小荷会乖乖的，小荷一定会听爸爸和哥哥的话，一定……”小女孩不愿见到母亲落泪和为难的神情，硬著声急点头，安慰母亲。

“对不起……”年轻母亲忽然放掉她紧握的小手，站了起来。

“妈咪……”小女孩愣愣地看著母亲抚面飞奔出去的背影，泪水无声无息的落下……

来到白家的前几天，小白荷几乎都在哭泣与伤心中度过。这天中午，她又一个人躲在白家后花园偷偷哭泣，她不敢太大声，只能呜呜咽咽的埋头低泣。她好想妈妈，好想回家……“喂，你是谁？我怎么没看过你？”小白荷哭到一半，一个声音忽然闯入。她从屈膝中抬起泪眼，一位绑著两条辫子、一脸雀斑的小女孩正好奇地弯身看著自己。

“我……”小白荷被这位陌生女孩吓了一跳，吞吐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很胆小又怕生，除了妈妈外，她几乎不跟人说话的。

“你叫什么名字？”绑辫子的雀斑女孩不明白她为什么害怕，现在大白天的耶，有什么好怕的。

“我叫……白荷。”她怯声声地答著，声音小到快听不见。

“白 荷 白 荷……你真的姓白？”雀斑女孩不相信，抱著怀疑走近她。

“嗯。”她点头，因她的靠近而退缩。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新来的大小姐喽。”她从头到脚打量她一遍，语气藏著不确定。

“什么是大小姐？”小白荷直觉这女孩是友善的，只是她真的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

“笨，大小姐就是少爷的女儿嘛，连这个都不知道。”雀斑女孩一副人小鬼大的模样。

“你是谁？”白荷哽著声，她的眼睛都哭红了。

“我叫小樨，我爸爸是少爷的司机，所以我从出生就住在白家了。我可是白家的孩子王喔，白家佣人的小孩都归我管。”雀斑女孩得意扬扬的自我介绍。

“小樨！？”她低喃一声，似懂非懂。

“其实，我的本名不叫小樨，我爸爸原先给我取了个好难听的名字，叫作桂花。这名字好俗气喔，我不喜欢，于是我自己就把桂花改成小樨，因为爷爷告诉我，樨的意思就是桂花。从此以后，我都要我的朋友这么叫我，所以白荷也要叫我小樨喔。”她煞有其事的说明名字来由，小小年纪知道得倒是不少。

“喔。”白荷点点头，这次真的懂了。

“你的名字很好听耶，白荷……白色的荷花，为什么同样是植物，名字却差这么多，都是爸爸太没知识，取了桂花这么难听的名字。”她坐了下来，屈膝并坐。

“不会啦，小樨也很好听。”白荷揉了揉通红的眼睛，安慰她。

“你的人看起来还不错，我就要你这个朋友了。对了，你怎么会一个人躲在这里哭？”小樨年纪虽小，却已有傻大姊的个性。

“我……我想我妈咪，我想家。”被她这么一问，小白荷忍不住又抽咽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喏，手帕给你擦。”小樨好心地把自已最喜欢的小熊手帕递给她。

“谢谢。”小白荷哭著收下。

“你以前都跟你妈咪住？那为什么会忽然回来白家和少爷住呢？”小樨看她哭泣的可怜样子，实在是很同情呢。她虽然从小就没有妈妈，可是爸爸和爷爷都很爱她，所以看她为了想念妈妈而哭成这样，实在是搞不懂耶，她没有妈妈，也活得很快乐啊。

“我不知道，妈咪说，爸爸要我把我带回来，如果我不回去，妈咪会很为难，所以我就来到爸爸家了。”小白荷边擦眼泪边说。她自己也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人的事情她完全不懂。

“那你就可怜了，白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像你这么善良又柔弱，一定会被其他人欺负的。说不定，连白家管家和佣人都会欺负你。”小樨很有正义感，今年满七岁的她可是学校有名的正义女王，只要班上有谁被欺负，由她出马就搞定了。

“那……我该怎么办？”小白荷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只知道，白家的哥哥们都好可怕，不是取笑她就是捉弄她，她怕死了。

“没关系，你不必担心，我会『罩』你的，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我一定帮你出气。”小樨拍拍胸脯保证，健康甜美的脸蛋上尽是浅色小雀斑。

“谢谢你，小樨，你人真好。”白荷在六岁这一年认识了大她一岁的小樨，从此以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也开启同甘苦共患难的珍贵友情。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白荷已经十五岁，从少不更事的小孩蜕变成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丽少女。

这天，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以全校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的白

荷，代表毕业生致词，典礼举行完毕之后，她如往常一般，准备搭电车回白家。

和同学互道再会后，她拿著毕业证书走出校门。四月的东京，天气透著阴冷，学校外的樱花道开满了一排又一排的樱花，美不胜收。

“好美……”白荷走在通往车站的樱树下，脚步不由得放缓，她望著从眼前飘落的樱瓣，不禁看得痴了。一瓣又一瓣的樱花从顶上缤纷飘落，好似下著樱雨般的美丽……“还真有闲情逸致啊，白荷妹妹。”忽地，一个硬生生闯入的声音，将她拉离梦幻世界，重回现实中来。

“虎哥……”惊愕的神情透著白荷心中的恐惧。入住白家这些年来，她一直刻意与白家任何一人保持距离，白家人对她而言，不过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对于这些和自己拥有相同血缘的亲人，她是不承认的，一如她向来的冷淡态度。

“看到我有必要惊讶成这个样子吗？我是你哥哥耶，妹妹毕业了，哥哥当然得亲自到学校来一趟，更何况，白荷妹妹还是以第一名毕业的优等生。”白虎一手抢过白荷手中的毕业证书和奖状，嘻笑地将它摊给背后的狐群狗党欣赏。

白虎是白家二房的独子，今年十九岁，高中毕业后便不务正业，仗著白家财大势粗，到处胡作非为，和地方上的黑道挂勾，作尽坏事。白虎自小聪明过人，只可惜交到一群坏朋友，不然以它他聪明资质，想要接掌白家大业并无困难。

“还我。”白荷见他如此糟蹋她这三年来的心血结晶，愠怒地想抢回她的毕业证书。

“哟，没想到我们的白荷妹妹也会生气。”白虎将证书高举，就是不让她拿回东西。他那张年少轻狂的叛逆脸庞中，有著盛气凌人的英气。

“你要我的东西作什么，还我！”白荷软弱的态度和外貌，早已被众人当成玩物。一群人把她的奖状、毕业证书丢来传去的，不时传出谑笑声。

“只要让我送你回家，我就把东西还给你。如何？”白虎停下动作，暧昧地提出交换条件。

“我不要。”白荷一口拒绝，面对人多势众的这些混混，她的一颗心不由得慌了起来。

“你以为你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哥哥送妹妹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不是？”白虎慢慢向她逼近，而她则一步一步后退，直到被混混包围。

“跟我回去吧，不然以后有你好受。”白虎二话不说抓她上车。

面对这些人以众欺寡，白荷知道自己无法反抗，也由不得她反抗。大哥在外的恶名她听多了，除了害怕，她也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除了念书，她什么都不会，她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个爱哭、软弱、自闭和自卑的小女孩……于是，白荷就这么被强拉进停放一旁的轿车中，除了颤抖和害怕，她的脑海一片空白。

白虎带著白荷来到一处全为混混所聚集的场所，从一地的烟头、酒瓶和毒品，可知这是混混们平常鬼混的大本营。店外表虽为一家撞球酒吧，里头的烟酒气味和堕落气氛却坏到让人想吐，白荷被推进来时，捂著嘴巴不忍目睹。

“带你回家前，先让哥哥我好好为你庆祝庆祝。想喝点什么？白兰地还

是威士忌？”白虎拥著她走进这家店，从一走进这家店内，他的神情便扬著得意。

“我……不想喝东西……”白荷那一身洁白的制服和这家店的阴秽肮脏形成强烈对比。

她低著头，颤著声，死命抓著膝上的手提书包。

“你不给哥哥面子喔，难得我带你出来认识朋友，怎么摆著一张臭脸？”白虎忽然抓住她的脸颊，神情不悦地质问。

白荷那一身高雅恬静的气质和象徵名门贵族的制服，从一进来便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白虎这一抓，更让两人顿时成了焦点。

“我没有……我只是想回家。”她快哭出来了，娇柔脸蛋因他的紧抓而痛楚。

“没有的话，就乖乖把这杯酒喝了。”白虎的手下早已为他拿来那一瓶常喝的威士忌。

他亲手倒了一杯，放在她面前。

“我不要……”白荷的泪水凝在眼眶，明知她最后终会惹怒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她仍怯怯地吐出那三个字。

“你敢不喝！？”白虎的声音已充满怒火。他一手拿起酒杯，另一手仍抓著她的颊，逼她正视他。“喝！”“你放开我，我要回家。”白荷拚命挣扎，试图挣开他的箝制，滚烫的泪水早已不争气落下，润湿他紧抓的手背。

“我要你喝，你就给我喝！或者你要我亲口喂你？”白虎可是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见她抵抗，他的怒火更是上升。这么多弟兄正看著他们两人，他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说完，他一口含尽杯中酒，准备强行灌喂她……“我不要……”白荷死命挣扎，偏偏动弹不得。她流著泪，眼看他的唇就要覆上她的……就在这时，不知从何伸来的一只手制止了一切，只见白虎的所有动作在瞬间停止。

“连自己的妹妹也能欺负得这么快乐，你还是不是人！？”一个黑影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他一身黑，黑得像是隐身在阴暗不明，烟雾弥漫的酒吧内，教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你是谁，胆敢插手我的家务事？”白虎的身体显然正承受莫大的痛苦，他连声音都有些不稳。

“还不快放了人。”黑影的一只手控制著他的，而白虎的手仍抓著白荷，维持方才被中断的动作。

“报上你的名来。”白虎终于承受不住痛楚而放手，这好管闲事的陌生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他毫不费力地轻轻一抓，他就感觉全身快散掉了。

“知道我名字的人都得死。”黑衣男子的微笑隐藏在黑暗中。透过顶上的晕黄灯光，只能隐约见到他颈部以下的模样。身形高大精瘦，长袖黑衣黑裤及黑鞋，就连手套也是黑的。

“你找死，兄弟们，上！”白虎不堪受辱，一声令下，身边的六、七个弟兄便一拥而上，每个人手上都拿著随身家伙，准备好好大干一场。

“不要……”白荷身处事件中，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周遭所有人都拿著刀子，一片混乱，打架及摔物声四起。

“你想死啊，滚开。”白虎粗鲁地推开白荷，将她推离战场边缘。只见在昏暗的视线下，一群人正以多欺少，准备见血。

“不要……”在一片混乱声中，白荷害怕得躲在墙边，她捂住耳朵和眼

睛，整个人颤抖地缩成一团。

然而此起彼落的打架声才维持没几分钟，一瞬间，四周忽然全部安静下来，静得可怕。

缩躲在墙边的白荷，不明所以，于是好一会儿她才缓缓放开紧捂的双手，睁开眼睛抬起头来。

视线一接触到四周，她整个人都呆掉了，方才动刀的那些人全部倒躺在地，动也不动，每个人身上全是鲜血，包括白虎。而一旁目睹的其他客人，同是目瞪口呆，神情和受惊的白荷一致。

那男子在短短几分钟内杀了这些人，他简直不是人……白荷捂住欲吐的嘴巴，视线落在那黑衣男子身上。怎么办，这个宛如杀人魔般的男人正向她走来……整个店内鸦雀无声，除了她剧烈的心跳声。

白荷吓得无法开口说话，虽然他救了她，但，从他的眼神她看到了杀意。这个男人有一双充满血腥的眼，以及一张魔魅的俊美脸庞，他不是人……“你要做什么……”见他逼近，白荷吓得全身发抖，她不敢正视他的眼。

“一个人要在世上不被强势所欺凌，除了自己变强外，别无他法。变强……你晓得吧？”男子拿起一把匕首，慢慢逼近。他的语气是没有生命的，如死神般冷酷无情。

“不要……不要杀我……”白荷吓得脸色苍白，全身无力，他会杀了她，他真的会杀了她。

“你叫什么名字？”如鬼魅般的男子抓起她的手，语气冰冷。

“白……荷……”她泪水如雨水般滑落，逆光下，她看不清楚他此时的神情。

“这个名字我记下了。”黑衣男子冷笑一声。“我给你十年的时间……让你变得坚强。”他蹲下身来，抓起她的左手。

“你……要作什……”白荷的话还没说完，一股椎心刺骨的疼痛自左掌心传来。尖锐的刀口直直刺入她的左掌，穿透了掌心……好痛好痛……他为什么要伤她？“十年后我会再来找你，如果到时你没有变强，你这条小命我会要回的，白荷。”黑衣男子的声音消失在黑暗中。

模糊意识中，她再度听见现场哀嚎声四起，不到一会儿又是一片死寂。

眼角余光中，白荷看见其他旁观者的惨状。之后便是店内窜起的火舌。

这一定是做梦……白荷沈笑一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高举插著匕首的左掌，呆视那不断冒出的鲜血，任由掌中的血液自手腕流至手肘、肩颈，过度强烈的痛楚早已让她的神经麻木。

她微微转头，望向那个从火海中走来的魔鬼一眼，给他一个挑战的诡异笑容。

她不会输的。她早该知道，唯有坚强她才能在白家生存下去，唯有变得坚强，她才可以脱离被欺负的悲惨日子，可怜如她，为何要让一个陌生的杀人魔鬼来提醒她这个残忍的事实！？白荷大笑一声，之后她眼前一暗，整个人昏倒过去，接著便是永无止尽的黑暗。

第二章

[[美国 拉斯维加斯 帝国饭店]]

“荷，死神那家伙又送花来了。”右樨来到总经理办公室中，出其不意地带来这个令人振奋的八卦消息。

“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的花我不收，把它拿去贩卖部贩卖。”白荷正忙著手中的工作，连眼都懒得抬。

“可是他这次只有送一朵耶，还是一朵美丽的白荷花。”右樨仔细欣赏手中的粉白荷花，她那亮丽脸蛋满是可惜神情。

“一朵照样卖。”显然白荷对这个礼物一点好感也没有。这个匿名为‘死神’的人已经持续送花送了好一段时间了，在不知晓对方为何方神圣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已对她造成一种困扰。

“那么我买下来好了，这间办公室死气沉沉的，需要一些新的改变。”右樨一语双关的将手中的荷花插放办公室茶几上。

“如果你觉得累，就去休假，别在我耳边嘀嘀咕咕的。”白荷可是一点赏花雅兴也没有。她今年二十五岁，接掌这间帝国饭店已快四年。

“我要是真的休假，才会觉得累咧。荷，今天是礼拜六呢，我们出去开心一下好不好？”右樨一如孩童时代的活泼和开朗，小时候的满脸雀斑在她高明化妆术下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经过精雕细琢的漂亮脸蛋，她的美是充满健康和活力的，和白荷高贵典雅不同。

“好啊，你自己去开心。”白荷又是浇了她一头冷水。

“荷，你每次都这样，我好无聊耶。”右樨来到白荷身边，一脸受伤的模样。

“你工作呢？”白荷问，还是没抬头。

“早就做好啦，不然我哪敢站在这里啊。”她委屈地答著。

“你又把工作全丢给樱了，是不是？”这回白荷终于把视线自桌面上拉起，转移到她身上。

“人家才刚从义大利出差回来，很辛苦。”意思是还不想立刻又工作的半死。

“你再偷懒，我就把你调去扫厕所。”白荷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口茶，语气静如一摊死水。这杯茶好苦涩，一定是茶包放太久了，她不由得皱眉。

“听樱说，前几天你自己跑了台湾一趟。人家想知道你偷偷跑去台湾作什么，是不是去会情郎……死神。”右樨眼明手快，转移话题的同时，把白荷的茶杯拿去重泡，顺便打探一下主子前阵子的神秘行踪。

“我真的该考虑把你调走。”白荷取下鼻梁上的眼镜，不作任何回答。

“你真舍得把人家调走？”手脚伶俐的右樨一下子便把白荷的茶重新泡好，双手奉上。

“你除了这张嘴，一无可取。”白荷接过她泡好的茶，无奈地摇摇头。右樨总是很清楚她要的是什么，不必待她开口，她便可以把所有事情安排好好的。换作左樱，她只接受命令，不会主动自作主张，左樱和右樨两人的个性刚好互补。

“谁说我一无可取！？除了本姑娘，谁会泡出这么好喝的茶给你喝，你要是把我调走了，难不成奢望樱妹天天泡给你喝。”右樨不以为意地耍嘴皮子，左樱可是她们三人中作风最酷的，要不是前阵子她到义大利出差，左樱才不会代劳她这种过于“女性化”的泡茶工作。

“泡茶这种事不需要劳动到樱，我自己来就行了。”白荷冷应一声，一点

也不给她面子喔。

“荷，你最近愈来愈无情，我不理你了。”右樨被惹恼了，她气话一丢，气呼呼的走出办公室外。她夺门而出的同时，左樱刚好擦身而入。

“樨她怎么了？”向来话少的左樱难得主动开口关心别人。

“她从义大利回来后脾气就变得阴晴不定，八成在那里遇上了什么事。”白荷摇头，她们三人中，右樨的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不过倒是很少见到她这么“认真”的变脸。

“小姐，你刚刚要的资料我拿来了。如果没其他事，我到外面守著。”左樱把手中的卷宗放到办公桌上。帅气十足的她仍然一袭黑色男劲装，头发极短，右手腕上绑著一条白手帕，白巾随著她的动作轻移，宛如一只白蝶飞舞。

“等等，你把这朵花拿去去了，看到它我头就痛。”白荷指了指桌上的荷花，嫌恶地皱眉。

“是。”左樱不说二话，立刻连花瓶都取走。

左樱离开后，白荷拉开抽屉，从内取出一罐阿斯匹灵。

自从十年前酒吧事件发生后，她动不动就很容易头痛，尤其是事件刚发生的那一年，她没有一天离得开安眠药和止痛药，药物似乎成了她的救命仙丹。

那一天的事情，当然是成了隔天的头条新闻，只不过是火灾新闻来处理。人们只知道在那一场大火中，总共有三十五个人葬生火场，且尸体焦黑难辨。当时除了她以外，所有在场的人都遇难了。

火灾发生后，她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当然成为警方作笔录的目标，听说当消防人员赶到火灾现场时，她一个人昏倒在店内的门口，若警方再晚几步到达，难保她不会被火势吞噬。

送去医院后，她整整昏迷了一个星期才清醒，醒来后，她忘记了那一晚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为何会和白虎一起去酒吧？为何手中会有刀伤？为何店内会起大火？为何发生火灾时没有一个人逃出来……这些问题她全回答不出来，医生说她这是“选择性”失忆症。许多人在面临极端恐惧时，常会以这种选择性失忆来面对现实。车祸、空难、山崩、海难的生还者，常会有这种症状。

在警方问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后，并没有放弃继续追踪调查，因此她必须每个月到医院作一次检查，并配合警方作笔录，如此周而复始，竟也经过了十年。除非她回忆起一切，不然警方是不会放弃她这条线索，她可以感觉得出来，由日本国际警察接手的这件案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她手上的刀伤是警方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主因，那把刺穿她左掌心的匕首据说不是常人所会拥有……沈思中的白荷把目光转移到她的左手，手上那只洁白的白手套遮掩了她丑陋的疤痕，试图掩盖那天所发生的一切。她扶著额头，痛苦的回想过去……

“你的头又痛了，是不是？”一个男声忽然打断所有回忆，白荷受惊的思绪自回忆中抽回现实，视线落在眼前的男人身上。

“不是告诉过你，没经我的允许，不要随便进来这间办公室。”她的态度相当冷漠，视线瞪著这个突然闯人的男人。

“我敲过门，而且是左樱放我进来的。”男人谈笑风生的走进来，对她的指责不以为意。由他的语气不难发现，他相当了解白荷个性和行事作风。

“左樱！”白荷责备地望了尾随而来的左樱一眼。

“我敲过门了，小姐一直没有反应，我以为小姐出事了，所以直闯进来，很抱歉。”左樱说明原委，一丝不苟的低声道歉。

“我没事的，不要每个人都把我当成弱不禁风的温室花朵。”白荷冷冷地责备一句。

“我以后会注意的。”左樱行了个九十度的大礼后，随即离开办公室。

“做你的属下可真不容易，随时随地都得有挨骂的准备。”不速之客大摇大摆地捡了个桌角坐下来，脸上满是充满阳光的开朗笑容。

“如果你是来找人抬杠的，请你回警局去。”白荷面不改色地望著眼前这个男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日本和美国联手派来的国际刑警，名字叫作Sam，他每个月至少会奉命来烦她一次。

“这个药不是医生开给你的。”Sam随手拿起桌上的药罐，仔细阅读药物成分。

“只是一般的阿斯匹灵，别把我看得像是吸毒者一样。”白荷拿起方才取出的五颗药丸，准备和著茶喝下。

“不准吃。”Sam一手挡下她。

“你做什么？”白荷冷冷地看著他紧抓不放的手。

“你这是在慢性自杀，这个药你服多久了？”他硬是扳开她右手中的药丸，强迫取回那五颗药丸。

“不关你的事，你给我出去。”白荷冷斥的同时，已按下呼唤铃。

“请你合作点，白小姐，你有配合警方办案的义务。你擅自服用药物，会影响你复原状况，我有这个权力阻止你这种行为。”Sam那强而有力的双手一下子便把白荷制止住，她愤然地正准备取枪。

“小姐！”左樱闻讯已经赶到。

“荷，发生什么事？”右樨几乎和左樱同时到达。

两人一进门，便瞧见白荷和Sam僵持不下的动手画面，以及那撒满一地的药丸。

“喂喂喂，你干什么，对我们家主子动手动脚的，想吃豆腐啊。”右樨冲上前去，一手松开他紧抓的手，而左樱早已先一步把枪抵在他身后。

“你们讲不讲理啊，我是为白荷著想，你们别恩将仇报。”Sam对这两人的敏捷身手开了眼界，这两个左右护法可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就算是小姐再不对，我们也不容许你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左樱板了脸表示。

“是啊，我们樱妹都开口抱不平了，你还不赶快跟主子道歉。”右樨相当不高兴。白荷对男人最反感了，这家伙明知故犯。

“你们两人真是是非不分，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主子已经有药瘾了。”Sam甩开两人的手，指著地上的药物皱眉。为什么他每次来这里都得惹得一身气回去，白荷不合作也就算了，棘手的是她身边还有两个难缠的跟班，他常常正事还没办成就搞得一肚子火。

“这是阿斯匹灵，又不是毒品。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右樨拿起瓶罐，不悦地反问。一旁的白荷早已头痛的坐回椅上，准备服药。

“一次服五颗，这叫正常吗？”Sam不满地皱眉。每次都要跟这两个疯婆子搅和，烦死了。

“小姐，这是真的吗？”左樱开口。

白荷没有答话，仅是皱眉。

“荷，你的药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右樨跟著追问。

“你们别问了好不好，统统出去。”白荷按著抽病的额头，冷冷地下逐客令。

“荷，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能不管。医生不是有开止痛药给你，为什么你自己还要私下服药。”右樨才不理睬白荷的命令，她驱步向前，忧心地向她询问。她身为贴身侍卫，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真是该死。

“如果你们不想离开，我走！”头痛欲裂的白荷已经失去耐心和他们解释，她不想让左樱右樨担心，也不想让S a m得知她的病况已严重到嗜药的地步。

“你别想走，跟我去医院检查。”S a m一手拦下她，二话不说地拖著她离开办公室。

而左樱和右樨互看一眼后，认同S a m的作法，于是在以白荷身体健康著想的前提下，两人任由S a m拖著她们的主子丢医院。不过，在这之后，她们两人要有随时被调去扫厕所的领悟了。

“S a m，你真该死，这笔帐我会记下的。”被强迫检查完毕，白荷寒著脸从医院门诊室走出来，她一秒也不愿多待在这个充满药水和死亡味道的医院。

“等结果出来，我会通知你的。”S a m神态自若，一点也不畏惧她的可怕脸色。

一来到电梯处，便见到左樱和右樨两人尽忠职守的等候在门口。

“小姐。”左樱压下电梯按钮，请她入内。

“你们两人帮著外人欺负我，还有脸站在这里。”白荷没好气地走入电梯内。

“荷，别生气嘛，我和樱也是为你好耶，如果你的身体出了任何状况，要我如何跟老爷交代，老爷一旦怪罪下来，我和樱有十条命都不够赔喔。”右樨安抚主子的同时，伸手挡住欲进入电梯的S a m。

“喂，这电梯是你的？”S a m没有什么优点，就是脸皮特别厚。

“你的例行工作已经结束，你还想怎样？”右樨最喜欢跟他斗嘴了，她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样有“耐心”。

“总部有命令下来，要我从今天开始二十四小时保护白荷。”说话时他的视线落在白荷冷冽的神情上，她站在电梯一隅，神情显得相当疲惫和安静。

“为什么要二十四小时跟监？”左樱皱眉。

“这是机密，我不便奉告。”他耸耸肩，脚步跟著要踏进电梯内。

“小姐的安危我和樨会全权负责，你请回吧。”左樱一出手，瞬间把S a m推出电梯外。随即，电梯门也跟著阖上。

“荷，你还好吧？你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右樨观察力相当敏锐。

“我没事。”白荷摇摇头，沈默下来。

“等一下我们立刻送小姐回去休息。”电梯门打开后，左樱先行走出，再来是白荷、右樨。

“你们先回去吧，我今天想一个人静一静。”白荷终于开口。

“不行，荷，让你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右樨嚷道。

“小姐，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左樱面无表情地拒绝这项要求。

左樱和右樨必须寸步不离守护白荷，这是白家老爷的命令。

“荷，你一定是太累了，我们立刻送你回去休息。”不管白荷是否坚持，右樨二话不说地奔向停车场，准备把车开来医院门口；而左樱则是守在白荷身边，随时警戒著。

就在这时，一辆救护车急驶而过，快速驶入医院另一边的急诊入口。接著，救护人员从救护车中推出一名紧急伤患，在二三名护士的护送下，送入急诊室……这似曾相识的场景，唤起白荷十年前的过往回忆，那段痛苦的经验如深海底中浮现出来。当年，昏迷不醒的她也是这么被送进医院，她彷彿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痛楚……“小姐，你身体不舒服吗？”左樱见她额头冒出冷汗，微微轻颤，眉皱得更深了。

“樱，我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如果我能够记起那晚的事情，我就不必忍受这十年的煎熬了。”白荷面无血色的微微一笑。虽然医生认为她选择性失忆的病症很正常，然而她心底却有一种感觉，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巧合，而是阴谋。不然……为什么她会产生这种莫名的不安感？“小姐，你放心，左樱一定会竭尽心力保护你。”左樱紧握住她冰冷的小手。她那娇柔的颤抖身躯好似随时会倒下似的，令人忧心。

“我不需要别人保护，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胆小怕事的白荷，不再是了……”她觉得好累。刚刚医生警告她不许再自行服用止痛药，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年来她长期服用药物下来，已让身体吃出了毛病。

“小姐，请上车吧。”左樱扶著她坐入车内，随后自己也跟著坐到她身旁。左樱和右樨上了车后，两人皆不发一语，她们知道，白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和休息。这四年来她为了在白家争一口气，几乎是不要命的努力经营帝国饭店，并把白家产业中最不吃香的饭店业从亏损边缘中救起。现在白荷和白家的四年约定已快到了，白家那方面不知会作出怎样继承决定，这一点白荷显然也相当挂心。毕竟，这四年来她已与帝国饭店建立起深厚感情，若要她放掉手中唯一的精神支柱，难保白荷不会就此崩溃……左樱和右樨两人互望一眼，心底的忧虑宛如一摊蒸发不掉的死水，日积又积。

“如果我是你，我会放下工作，好好休养一段日子。”皇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他现在人在台湾，特地打电话来“关爱”白荷。

“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要我休息？”白荷坐在办公桌前，苦笑一声。一定是右樨透露消息给他，真是多嘴。

“是啊，听说你最近身体欠佳，我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皇星仍是不正经。

“别转右樨胡说，是她太大惊小怪了。”说话的同时，她的手正在键盘上忙著，一刻也没有偷闲。

“荷妹，那边现在三更半夜的，你还在工作？”皇星语气中透著心疼。白荷以公司为家，办公室隔壁的套房就是她的香闺。

“我睡不著，况且手中这份资料必须今天看完，不然明天没办法跟部属开会讨论。”被他这一提醒，白荷连忙停止手中的工作。讲电话不专心，有些不礼貌喔。

“谢谢你喔，还愿意给我面子。”皇星低叹一声，他该怎么劝她休息一段时间呢？“你最近不也要回京都白家一趟，可以顺道回去度个几天假。”皇星早把她的行程摸得一清二楚。

“如果我有空一定会好好休假，OK？”她仍在敷衍了事。

“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了，记得早点休息，好好照顾自己。”皇星了解她的个性，白荷相当固执，是强迫不来的。

“我知道啦，皇的语气真是愈来愈像老妈子。”白荷轻笑出声，她不想再让更多人为她担心，只好强颜欢笑。

“对了，荷妹，你是独生女吗？”皇星一直想找机会亲口证实。子薰之前的秘书白梅长得和白荷极为神似，两人之间想必有相当关联。

“在我现有的记忆中，我是个独生女，怎么，有什么不对吗？”他这个问题问得突兀且奇怪。

“没有，只是确定一下。”皇星避重就轻地笑了笑。“很晚了，早点休息。”“晚安。”白荷道过晚安后，电话就这么拿著，直到皇星断线，她还是拿著电话直发呆。

皇星从来不说废话，他会提出问题表示绝对有事情困扰著他，不然他不会浪费口水特地拨国际长途电话过来……白荷躺在牛皮座椅上，闭目养神沈思著。忽地，她感觉到一道黑影闪过眼前，猛然睁开眼，却看到玻璃窗外……有一个男人……这怎么可能？白荷从椅上站了起来，视线被眼前的黑衣男人所震慑住。

她这间办公室位处帝国饭店第三十八层楼，窗外除了强烈的冷风，没有任何屏障物，这个神情冷魅的男人绝不可能爬得上来。白荷藉著桌灯的亮光，和黑衣男子四目相对。

“你是谁？”白荷动也不动，惊愕的神情代表一切。

男人嘴角微扬，不发一语，仅那么一瞬间，他便消失无踪。

“不可能，不可能……”白荷深受刺激，重重地跪了下来，为何在见到这个男人之后，她的头好痛好痛。方才两人视线交错的瞬间，她感觉自己好似被对方催眠，不然现在为何会有半梦半醒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荷抚著头，痛苦地跪倒在地毯上。

“小姐！”在外轮值的左樱听到屋内有动静，连忙夺门而入，却瞧见主子痛苦不堪地倒躺在地上。

“小姐，你怎么了？”左樱飞奔而至。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白荷抱著头，脸色苍白，全身害怕得不断发抖。

眼见事态严重，左樱压下了呼唤钮通知正在睡觉的右樨。

不一会儿，右樨便从隔壁房间火速赶到办公室。

“发生什么事？”右樨见到白荷的样子，差点没被她吓坏。白荷现在的样子显然是惊吓过度，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现在这副模样？“到底发生什么事？谁进来过？”右樨询问值夜的左樱。

“没有人进来，我一直守在门外。”左樱摇头。

“那为什么荷会害怕成这个样子？”白荷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如刺猬般的弓著身子，抱著头不住颤抖。

“我不知道，我一进门，小姐就这个样子。”左樱自责的紧握双拳。在这么周延的保全措施下，没有理由会让任何人闯进这间办公室。如果不是外来因素，那么就是白荷本身的问题了。

“会不会是她的病情恶化？赶快叫救护车。”右樨一想到这个可能性，心都慌了。

“不……要……不用叫车……”整个人病倒在地的白荷，吐出这几个字。

“小姐！”“荷，到底发生什么事？”见她还有意识，右樨急问。

“我不记得了……我完全不记得了……”白荷的潜意识仍在反抗，她不愿接受那个事实，不愿意……“你这种样子叫人怎么放心？”右樨紧皱眉头。“不管了，我明天一定要带你回京都，请老爷帮你想办法。”右樨当下做了这个决定，距离四年之约只剩两个星期，早点回去也无所谓。现在她所担心的是白荷愈来愈糟的病情，再这样下去，难保主子不会就此疯掉。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望著如惊弓之鸟的白荷，左樱右樨两人各怀心事，一股不安的预感冲上两人心坎。

第三章

白荷再度睁开眼睛已是第三天中午。

“荷，你醒了。感觉如何，头还会不会痛？”右樨亲切的问候声唤醒了白荷始终飘忽的神智，自从前天晚上她在办公室昏迷后，已过三十六个小时，这段时间她时醒时睡，但意识都不清楚。

“这里是……”白荷睁开眼睛，曾经熟悉的景色映入眼帘，她无法确定眼前所见是否为真实，毕竟这个环境已离她好久远。

“你在白家的房间。”右樨替她取下额上的毛巾，她终于退烧了。

“我回到家了？”白荷环顾周遭，所有摆设都和十年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改变。

“嗯，是我擅作主张把你带回来的。”右樨瞧见她眼底的怀念眼神。自从十年前的酒吧事件后，白荷便被送到美国，至此不曾回来京都过。

“左樱人呢？”很意外的，白荷并没有责备右樨。她坐了起来，觉得精神好多了，头也不疼了。

“我请她去买你最爱吃的草饼，应该就快回来了。”见到她此时的平静，右樨感到意外。她现在的恬静模样，和前天迥异，判若二人。难道她真的不记得前晚所发生的事情？“爷爷呢，他知道我回来了吗？”白荷试图从睡铺上站起来。

“老爷子这几天刚好到德国，我爸说过两天老爷子就会回来了。”右樨见她站都站不稳，连忙伸手搀扶。

“我没事的，只是睡太久，头有些昏。”白荷重回到十五岁以前的房间，竟然感到莫名的亲切感。她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桌面上还压著当年的学校行事历，还有参加高中模拟考试的成绩单。

“荷，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见她重新恢复精神，右樨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把她强行带回老家是正确的决定。

“好怀念的这里的一切。”白荷拉开纸门，随即看到房外的风景。

白家的房子和京都许多房邸一样，都是上了年岁的古老房屋，拥有精致典雅的日式庭院和上百坪的豪华古宅。

“你刚睡醒，不能吹风。”右樨连忙拿了件外衣让她披上。

“樨，我还记得我们两个常常在这个花园玩躲猫猫，你记不记得？”白荷来到庭院内，兴奋地指著不远处的石灯笼。

“我当然记得，我每次都被你找到，根本没有地方可躲。”右樨总算是放心了，虽然不清楚前晚究竟发生什么事，只要她现在平安就好，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那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白荷来到水池边，低望脚下肥硕的鲤鱼。她从以前就很喜欢这里的花草山水，由于她的房间地属偏僻，很少人会过来这边，这片庭园因此成了她和右樨的小小天地。

“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我去帮你端碗粥过来。”右樨见她如此开心，不忍打断这番自我沉醉，于是她便到厨房去张罗吃的。

白荷来到屋外庭院，蹲在小小的石桥上，欣赏池内鱼儿悠游的生动模样。好一会儿，她看得出神，完全没注意到身边的状况。直到……她在水中的倒影上瞧见了另一个人的身影……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抬起头并往后退，这一退，让她忘记自己身处石桥上，一不小心，整个人往后跌去……“小心！”一双强而有力的手拦腰而抱，让她免于落入水中的窘境。

惊甫未定的白荷脚一站稳，视线一接触到对方，整个人如遭电击般。

这个突然出现害她差点落水，却又救了她免于落水的陌生男人，竟和前晚她所见到的那个男人极为神似，可惜地无法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你没有事吧，有没有扭到脚？”陌生男人的笑容如春风般，他的左手仍拦腰抱她，深怕她再度跌落。

“没事……”白荷整个人被包围在这陌生男人的气息中，一时之间无法思考，她的的心脏跳得好快好快。

“很高兴终于跟你见面，白荷。”陌生男人显然没有松手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谁？”她无法抵抗他的气息，他的眼睛有一股力量，她抵抗不了。

“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面。”男人出其不意地将她整个人抱起，准备将她抱回屋外走廊。

“你……到底是谁？”白荷偎在他的怀中，感官神经不断冲刷著她的回忆。这种被紧紧抱著的感觉，她曾经有过，只不过是誰呢？在什么地方？为何她老是想不起来？她迷惘了，思绪开始飘忽。

“你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孩子气，白荷。”他放她下来，嘴角扬起若有似无的一抹微笑。

“我们见过？”白荷自觉她一定是疯了，不然，她不会任由一个陌生男人如此待她。

“嗯，很久以前。”来到屋外长木廊，他一派优雅地放她下来。眼前的他穿著一袭黑色衬衫、黑色牛仔裤，高挑的身材衬托出他强健的身躯体魄。

白荷小心翼翼地打量他，这男人不能说帅，而是很有味道和个性，尤其是他那充满魔魅的眼……“荷！”右樨的声音打断两人之间的谈话，她飞奔而来，手上还端著一碗鲍鱼片粥。

“怎么了，匆匆忙忙的？”“你和他……”右樨不知该如何说明。不会错的，远远她就看到这男人抱著主子走向长廊。这怎么可能，白荷向来不容易让人亲近，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靠近她的。

“我正要问你，他到底是谁？你认不认识？”白荷显然对她的紧张兮兮感到不解。莫非这男人有著相当特殊的身分，不然右樨为何如此大惊小怪。

“其实我也是这两天回来才知道，听说老爷子帮你找了个未婚夫，这个家伙就是那位乘龙快婿。”右樨手中仍端著那碗粥。该死，她能不能先放下，

端著实在不好说话。

“真的？你真的是我的未婚夫？”白荷一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由得挑起柳眉，转问他。

他的反应出乎意外的平静。

“嗯，在下东方介德，请姑娘多多指教。”东方介德将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进眼底，她并不如传闻中的不好亲近，不过……也不似外表般的柔弱。

“爷爷也真是老糊涂了，我才几岁就想把我嫁掉。”白荷直接坐了下来，长木廊的地板全是桧木所铺成，光滑亮洁。

右樨找了个小茶几，连忙放好手中的碗粥。“荷，你怎么不反对？”她悄悄地咬耳问她。

“我早就想到他老人家会用这一招来对付我了。”白荷的视线未曾离开东方介德，她一直努力回想，这男人和她潜意识的关联。

他是否真的见过他，如果是……那么他到底是谁？他接近她有何目的？前晚的“错觉”又是怎么一回事？太多的困惑如蛛丝般盘结在她脑海中，斩也斩不断。

“那么你是愿意嫁给我了？”见她没有立即反对，东方介德笑了笑，跟著倚身坐了下来。

“作梦！”白荷冷应一声，端起茶几上的鲍鱼粥浅尝一口。

东方介德得到这样的答案，不由得大笑。

白荷还以疑惑的眼神，有什么好笑的？无法理解。

“我对我未来的妻子要求很高，一般女人我是不会看上眼的。”他的笑容中藏著一抹诡异，话中有话。

白荷还来不及探究他的语意，一旁的右樨抢了话去。“就算我们家小姐承蒙被你看得起，小姐她未必看得上你啊，我们家小姐对未来另一半的标准也是很高的，像你这种凡夫俗子她连理都懒得理。”右樨不服气地反驳回去。这家伙自视甚高，一身傲气，看得出来是白家经过严格挑选才决定的女婿人选。只不过，他太孤傲了，全身上下尽是让人难以接近的冷漠气质。她不明白，白荷为何可以和初见面的他走得这么近，老实说，昨天她刚见到这男人时，就觉得他身上的气质和白荷很相似，这两人好似是同一世界的人。

“右樨，这里没你说话的分，你去忙吧。”出乎意外的，白荷竟然赶走右樨。

“荷，你怎么可以……”主子从不重色轻友。

“让我和东方先生好好谈一谈。”白荷柳眉微扬，神情冷淡，她这招牌动作一出现，右樨就算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再说半句话。白荷自有打算，她走便是了。

右樨离开后，白荷仍是沈默著，她静静吃著粥，不发一语。而坐在身旁的东方介德则是静静地审视她清丽的侧颜。

她是个十足的冰山美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恬冷气质和她的外貌竟如此相衬。

“说吧，你究竟为何而来？”慢条斯理的吃完粥后，她拿纸巾擦拭嘴巴，动作优雅而冷傲。他相当欣赏！

“如果我说，我是来测试你是否有资格胜任当我的妻子，你相信吗？”东方介德微微一笑，右手轻抚上她的颊。

“把你的手放开。”白荷动也不动，冷傲的命令。

“听说前一阵子你在蒙古做掉了一班考古人员，你的目的是想得到那张图吧？”他的手没有放开，依然抚著她的脸。

“我有没有警告你，我很讨厌别人摸我的脸？”白荷伸出右手，冷不防的，她反手握住他。白荷自十五岁起便习武，她的力道强劲，所抓之处皆为筋穴要害。

被她这么猛然伸手一抓，东方介德的手跟著放开。“只是开个玩笑，何必这么认真呢？”他僵著笑容，揉了揉疼痛不堪的手腕。

“那是你自找的。”白荷站了起来，没兴趣和他浪费时间。

“等等，我有话还没问你。”她真是翻脸不认人。

“我没兴趣和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打交道，特别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她之前的态度还不算差，但一听到他是她的未婚夫，态度随之丕变，这一点，他感受得出来。

“我想跟你合作找图，这是我的目的。”东方介德终于说明他的来意，此话一出，白荷的脚步也跟著停下。

“找图？！”她回过头，身上的披肩外套跟著掉落。

“我们两个合作，绝对可以成功。”他弯下身捡起外套，帮她披上。她的身子单单薄薄的，看得出来拥有一身真功夫。听说，她耍起狠来不输男人，他倒想见识见识。

“我不需要和任何人合作，我一个人就能摆平这件事情。”她的嘴角迸出一丝笑意。看不出这高傲的男人竟和其他男人一样，也对她献殷勤，可惜，这一招对她没用。她双肩一抖，把披肩外套抖落在地，拒绝的意思已很明显。

“我不知道你这么不近人情。”他摇摇头，无奈的笑容中隐著激赏。

“我若是近人情，就不明白荷。”她二话不说地走入房内，正准备关上房门，东方介德却一手挡住木门。

“你想怎样？”她的语气充满警戒。

“我想知道你的态度为什么突然改变？刚刚一见到我时，你不会如此排斥我。”他的右手撑著木门，锐利的眼神瞅著她。

“我不需要有未婚夫，也不需要合作夥伴。你请回吧！”白荷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这话一出，左樱和右樨两人已出现在她身边。

“这几天我都会住在这家旅馆，若是你反悔，可以来找我。”东方介德识趣地迈开脚步离去，他的语气充满自信，彷彿对白荷反悔一事有绝对地把握。

“你慢慢地等吧，东方先生。”白荷冷笑一声，在左樱、右樨的护送下转身进房。

“我会等你的。”东方介德的笑声回荡在冷清古老回廊中。

“小姐，这家伙底细不明，相当危险。”左樱一回来，便从右樨处得知主子单独和东方介德在一起，她和右樨只好暗中保护。

“是啊、是啊！我已经问过白家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家伙的底细，奶妈说东方介德是老爷的朋友，只有老爷清楚他的来历，这种神秘家伙一定有问题。你可要小心啊，说不定他就是针对那张古墓图而来的。”右樨加油添醋的警告。

“图文没有落在我手上，再说，若他真的打算对我不利，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你们两个，该小心的人是你们不是我。”白荷对两人的大惊小怪不以为意。她已不是小孩了，该如何衡量轻重自有想法，不必她们两个唠唠叨叨，

最重要的是，不想让她们为她操心。

“小姐，我和樾会随时提高警觉，你放心。”左樱那俏丽的脸蛋上绷著严肃。

“我才不担心呢，是你们自己瞎操心。”一进入房内，她立刻瞧见左樱刚买回来的草饼。“刚刚吃了一碗粥，现在正好来份饭后点心。”她二话不说，拿起和室桌上的麻薯类点心，吃得津津有味。

一旁的左樱和右樾心照不宣，她们知道主子会有这种莫名平静的举止，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当天晚上，白荷如往常般就寝休息。在她假装入睡，确定身边所有人不疑有它后，她立刻换上全黑的夜行服装，顺利躲过左樱、右樾和其他人的戒护，于半夜时分偷溜出白宅。

白荷拥有一副好身手，要摆脱左樱、右樾的保护毫无困难，平常在两人的守护下，她大可不必太过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不过自从今天遇见东方介德后，她却异常地感受到危险气息，因此她决定亲自出马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前天晚上那名拥有死亡气息男子的身分背景，她直觉这件事情和东方介德绝对脱离不了关系。

顺利偷溜出白宅后，白荷步行前往东方介德所下榻的那家“饭店”。

离开京都虽然已有十多年，京都的街道却一如往昔，没有多大改变，尤其是这条她以往上学时都会经过的樱之小路，每到春天，在通往学校的这条路上，都会开满缤纷炫目的樱花……事隔多年，如今她走在这条幽暗的熟悉道路上，景致相同，心情却是复杂得难以言喻。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她就是在这一条路上被白虎强行带走，然后……随著环境的引导，白荷陷入前所未有的回忆中，不知不觉，她的脚步跟著十多年前的记忆慢慢移动，缓步走著，待她恍然自回忆中清醒，才发现自己已站在一家陌生却又熟悉的店面前。

一抬头，她的心一惊，差点没跌坐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那家酒吧……十年前在大火中付之一炬的火灾现场。

“这怎么可能？”白荷惊愕中帶著沈静，她的视线落在眼前这间酒吧上，柳眉不由皱起。

她伸出手，触摸酒吧灰墙，真实的冰凉触感让她确信自己没有眼花，也并非在作梦，然而眼前的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如果这间酒吧在火灾后重建，那么是谁在幕后搞鬼？白荷站在店门外许久，店内喧闹的人声令她犹疑了脚步，她想进入店内一探究竟，却又害怕多年前的可怕回忆重演……她应该是遗忘这段恐怖的记忆，为何此时脑海却像是倒带的录影机般，重复著那夜的情景。彷彿遗落的记忆就在拾起边缘，只要她鼓起勇气，推门而入，所有真相便可大白……白荷深呼吸一口，望了左手的白手套一眼，鼓起勇气推门而入。经过这些年的辛苦修炼，这世上的任何人事物已不足让她畏惧，唯一令她有所顾忌的就是潜藏在她脑海的这段记忆。所以，她势必要揪出它，就算是再次牺牲掉另一只手，她也无所谓……推门而入后，喧腾鼎沸的人声如海水般袭来，漫天的烟味及酒味、幽暗的灯光，加上店内的所有摆设，眼前的一切完全一如多年前，除了流逝的时间和现场的人物。

白荷来到酒吧内，她环顾著这既陌生又熟悉的场景，很意外的，她并没有如想像中的害怕，再次亲眼面对这一切，她的情绪却是复杂而平静的。没有见到潜意识中的那个黑衣男人，那个亲手毁了她左掌的魔鬼，她反而有

些失望。毕竟，她已受够了这些年来连连噩梦对她造成的折磨，她很明白，除非亲手毁了他，不然她永无安宁之日。

“小姐，想要喝些什么？”白荷来到吧台边，服务生随即出现。

“你们这家店……重新开幕多久了？”白荷答非所问地问著，她的目光始终没有停止打量过店内的一切。

“我不明白小姐的意思，这家店是一家老店，据我所知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请问你要喝什么？”年轻的男服务生浅浅一笑，语气真挚。

“我只是进来看看，谢谢你。”白荷找不到她所遗失的那段回忆，决定离去。这家店的店主人绝对有意隐瞒真实，重新开幕后不愿让人知道这家店曾经发生火灾烧死三十多人，所以刻意隐瞒这段过往。时间是最好的止痛剂，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不会知晓这段历史的。

正准备踏出酒吧时，白荷却被店内忽起的吵杂人声吸引。寻声望去，几名年轻小伙子正在调戏一个身穿制服的豆蔻少女，轻蔑的调戏声不断从混混口中进出，而那位少女如惊弓之鸟，脸上惊惶的无助神情说明了一切。

白荷原本准备离去，见到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原本平静的心绪似被强风扫过，刮起强烈的涟漪。多年来强忍在心底的那个冲动，如同导火线被引燃……她老早就想出这口气了，如果可以，她恨不得亲手杀了当年调戏她的那些人。

她二话不说地移动脚步往那票人走去，在旁观众人的注视下，站在那些不良少年面前。

白荷的出现让那五、六个混混停止了喧闹，所有人对她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感到不解，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到底想干么？就算是路见不平，也轮不到她来出面吧。其中一个混混嘻笑地开口。“小姐，想不想和我们哥儿们一起玩玩？包你爽翻天！”说话的同时，一双手已不安分地摸上她的。

“喔，你要如何让我爽翻天的？”白荷没有任何动作，冷然的神情下正酝酿著愤怒。

“就像这样……”不知死到临头的混混正准备轻薄白荷，然而手才举起一半，一声“喀嗤”的声响同时响起，伴随著这声音的，是那混混痛苦不堪的神情。

“好痛……放……放手……”任谁也没想到，混混的胳膊竟瞬间被扭断，他那哀嚎的声音激起在场每个人的鸡皮疙瘩。

天，听他哀叫成这副德性，一定很痛。那些混混们不由得吞了吞口水，下意识地退了好几步。

“还有没有人想让我爽翻天的？”白荷的声音如死水般冷寂，冷冰中进著威严。被她冷然地视线一扫，没人敢吭半声。

“妈的，你这娘们还真辣。兄弟们，上！”其中一位看似头头的混混，不服气地下令围攻。他抽出腰间的小刀，动作迅速地和众兄弟们一起反击。

白荷冷笑一声，赤手空拳和这群小混混玩起野蛮游戏。

没多久，一片刀光剑影的厮杀后，混混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全军覆没，倒躺在地上哀嚎低吟。店内的其他旁观者，面面相觑，目不转睛。

独自一人解决掉这票人后，白荷来到那位年轻少女面前，她身上的制服是她所熟悉的，这女孩该是她的学妹。

白荷不发一语，静静地站在这女孩前，见到女孩惊慌失措的害怕神情，她心底燃起一股莫名的怒火。当年就是因为她的软弱和怯然才会让白虎有机

可乘，如果这女孩能够坚强一点，就不会受到这种屈辱了。如果她可以勇敢一些……她站在女孩面前，轻轻抓起她的左手，那温香软玉的皙白肌肤颤抖著，透由她的掌心，白荷强烈的感受到她的恐惧。

想必这女孩此刻害怕她的心情，就如同多年前她畏惧那名男子一样，分不清对方究竟是敌是友，他的下一步将会如何？恐惧与无助是她唯一的反应。

白荷从腰际间取出一把瑞士小刀，她拉开锋锐的刀柄，视线停驻在年轻女孩的左掌心上。她要如何才能让这女孩往后不会继续遭遇到类似的危难？除了她自己本身变得坚强，任何人也帮不了她吧。

“拜托你……请你不要伤害我……”年轻女孩的神情透著极度恐惧，连话都说不稳。

望著她纯真的善良眼睛，挣扎了好一会儿，白荷终是叹了口气。“好好保护自己，别再让人欺负了。”她冷冷一笑，将尖锐的刀子收起，交到她掌心。

年轻女孩恐惧的晶莹眼眸中有著不解。白荷没有给她答案，在众人注目下，她踏著复杂的脚步离开酒吧。

离去后，一双隐在幽暗酒吧一隅的眼睛闪著异样光芒，“激赏”是他对她的唯一评语。

第四章

从酒吧出来后，白荷感觉全身力量耗光，好像刚打完一场激烈战斗般疲累。

十年前酒吧发生火灾那一晚的事情，她好像全部都想起来了。那一天，白虎强行带她到酒吧，之后，有个男人救了她，却也伤了她……白荷如梦初醒，感觉好似作了场好长好长的梦。酒吧重建以及方才所撞见的意外事件绝不是偶然，十年前那个男人离去前丢下一句话，他说他会回来找她，届时如果没有通过他的试验，那么她的这条命将被取回……如今，是时候了吗？为何她记起当时所有的一切，唯独那男人的脸她记不得。白荷的脚步在一处小公园停了下来，她发现自离开酒吧后，便有人一直跟踪她。对方的跟踪技巧不差，显然故意露出马脚让她发觉。

“阁下不累吗？有什么事情请直接露脸说明来意。”白荷向来冷静过人，除了十年前那件事的阴影外，没有什么事情足以让她畏惧。

果然，她这话一出，原本隐在黑暗街道中的跟踪者，缓缓现身。

对方一身黑的熟眼装扮，让白荷冷不防地倒抽一口冷空气。是他……“东方介德？”白荷冷冷地打量他。此行她偷溜出来，就是为了去旅馆找他，没想到真是冤家路窄。

“很高兴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东方介德一身黑色劲装，和白荷的夜行装如出一辙。

白荷见到他，惊讶仅只于一瞬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从你离开白宅。”东方介德的神情远比白天见到时阴沈，在黑夜的笼罩下，他

身上似乎散发出一股异于白天的诡异气息。

“你……一直待在白宅，直到我偷偷离开？”白荷面无表情，这个男人是个危险人物，她有这种感觉。

“没让你发现是我的荣幸。”东方介德似笑非笑，他那张略带邪气的脸庞，半隐在黑暗中。

“告诉我你的来历。”白荷还以冷眼。他那充满血腥的孤独气息和她太近，她不乐见。

“我是……”东方介德犹疑了下。“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他站到身旁的路灯下，从黑暗中现身。

“我不明白。”白荷冷笑一声，难道她多年来所寻找的那个答案就近在眼前？东方介德就是那个伤了她一只手的男人？！

“你这只手是我的。”他忽地用力抓起她的左腕，两人之间的距离忽地拉近。“还有你的这条命……也是我的。”他的脸庞逼近她，言谈间充满压迫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放手！”白荷寒着脸想甩掉他，奈何她好似被定住一般，动也动不了，他的力量远比颀长的外表还要强大。

“你这只手是我伤的，难道你真的还没想起来。”东方介德二话不说，欲伸手把手套自她手中除去。

“不可以！”白荷低声斥喝，另一手阻挡下他的动作，两人的手因而僵持在她的左手背上，双方较量的气味有一触即发之势。

“你在害怕什么？”东方介德停下他的动作，黯沈的眼神直逼著她。“不过是脱下你的手套让我瞧瞧罢了。”他的语气充满挑战兴味。

“把你的手放开，不然……我杀了你。”白荷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如机器般冷血。

“我今天一定要看到你的伤痕，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东方介德嘴角微扬，依然没有放手的意思，他反手一抓，轻易地把她抗拒的小手反握在手掌心。

“你……放手，听到没有，我要你立刻放手！”白荷的耐性已到顶点，她自知本身的力气绝对敌不过他，但她也绝对不允许他如此侵犯她，尤其是她最避讳的左手伤处。

趁他抓住她右手的同时，她的左手敏捷地伸入口袋中准备掏刀，然而她才想起她的唯一的防身武器已送给方才的年轻女孩。

“现在的你……没有资格对我下令，你身上没有任何武器，要如何制我于死地？用你这双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手，嗯？”东方介德箝制住她抵抗的双手，自负的笑容中带著点轻挑。

她会有这种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不过……倒是挺有趣的。他如抓小猫般的打横抱起她，准备带她离开。

“你到底想干什么？！东方介德，你再不停止无礼的行为，我就……”白荷使尽全身力气抵抗，她拥有一身武术基础，照理说不该如此轻易被他制伏，束手就缚，但……事实摆在眼前，在这男人面前，她什么本领也便不出来，除了喊人求救。

“我不会让你有任何可以反抗的机会，只要你愿意乖乖听话，我可以用理性一点的方式带你离开，不过屈服和妥协并不符合你的个性，是不是？”东方介德说话的同时，脚步往公园出口迈去。

“你放我下来，有话好说……”百般不愿的，白荷低喃出这句话。不管她如何不相信自己竟然会对这男人采低姿态，终究是先让她离开他的胸膛再

说。即便是耍花样，也要让自己有可以离开的机会。

“喔，你愿意乖乖配合？”东方介德挑眉，脚步停在公园入口处。

“嗯，你先放我下来，这样被抱著我很难受。”白荷心不甘情不愿的点头，东方介德的个性和十年前那个凶手差太多，两人是否为同一人有待再确认。

“可以，既然你亲自允诺，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耍花样。”他嘴角微扬，轻松地将她放下来。

双脚触地后，白荷舒服许多，总算可以松一口气，脱离他那巨大的压迫感。

“走吧，坐上车。”东方介德可是连喘气的时间也不给她，他面无表情，要她坐进方驶进公园门口的一部黑色跑车。

“你得先说清楚你的目的地。”白荷退离他好几步，她当然不愿意乖乖上车，任人摆布。如果这时候左樱和右樨在就好了。

“我没有必要跟你说这些，请上车。”东方介德的神情瞬间阴沉，显然对她不遵守方才的信诺感到不悦。

“我不上车，你能奈我何？大不了杀了我，是不是？”她准备开溜，只要一抓到机会，她绝对可以离开。想著想著，双脚果然在他稍不留神时迈开来。只不过才跨出两步，就有一股力道将她挡了下来……东方介德一手挡下她，另一手往她肩上击去，力道虽然不大，却也让白荷瞬间昏迷。

“我不愿意如此对你，这是你自找的。”他微微叹口气，再次亲手弯腰抱起她，坐进而来接应的黑色跑车。

“樱，荷她不见了！”睡梦中的左樱被右樨的惊慌声唤醒。

“这是怎么回事？”今晚由右樨值班，负责她们主子的安全。

“是我不好，荷她邀我一起喝酒，结果……”右樨自知有愧职守，该罚。

“结果你就昏睡不醒，而小姐也趁这机会溜掉。”左樱说话的同时，起身穿上外出服。

“荷她最近的行为举止实在让人不放心，现在怎么办？”右樨直皱眉。早知道会如此，说什么她也不会贪那几杯小酒。

“小姐八成去找东方介德。”左樱比起右樨可是沉稳许多，保护白荷是她们两人共同的责任，要是白荷出了意外，两人都有责任，尤其后天老爷子就要返国，在那之前势必得将白荷找回来。

“东方介德？！荷为什么要去找他？”那个自称为未婚夫的男人。

“由于他的来路不明，所以今天我特意去调查他的背景资料，东方介德的确是老爷子为小姐所挑选的夫婿人选，只不过……”左樱说到重点处，反而停顿下来。

“只不过什么，你快说啊！”右樨可著急了。

“只不过东方介德的背景及学经历都相当正派单纯，他身上不该会有那种让人望而却步的危险黑暗气息。”左樱提出她的疑点。

“你是说……那个男人不是东方介德，他是冒牌货？”右樨深感事态严重。

“很有可能，必须再详加调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小姐找到，以防万一。”左樱准备好所有武器配备，准备出发。

“樱，如果那家伙是冒牌货，去旅馆根本找不到人。”右樨提出她的疑问，白荷本身的自卫能力不容小觑，就算她只身在外也足以保护自己，然而近来

她在赌城因饭店业务之争夺得罪不少由当地黑道护盘的饭店业者，因此白荷的人身安全原本便有所隐虑，再加上东方介德这号神秘人物的出现，更让人担忧他是否为赌城之争而来，亦或有其他目的。

“不管使用任何方法，就算是翻遍全日本，赴汤蹈火，也得把人找出来。”左樱那英挺的眉羽间，有著势在必得的护主决心。

白荷一醒来，发觉自己置身在一间相当古老的和室房内。挑高的老式天花板、古色古香的房间陈设，让她在一瞬间，以为自己仿佛身处几百年前的时空中。京都的白宅虽然古老，至少还有基本的电力设备，而这里看不到任何的现代化用品，就连电灯、电视也不见踪影。

“这里是……”白荷皱眉打量四周，并掀开身上的被子起身，走出木帘外。

偌大的幽暗屋内空无一人，古老房子的采光并不好，直到她走出房门外，推开和室纸门，才得以重见天日。

屋外的景色和她所想无异，纯和室的美丽庭园。不过远方的山林鸟鸣倒是让她的心思多了一份忧疑。她记得昨晚东方介德在公园将她打昏，之后她失去意识，昏迷不醒……“你醒了？”东方介德的声音适时出现，援救了她身处异地的窘态。

白荷一转身，和他的视线相迎。眼前的他穿著一袭深黑色日式罩衫，颇有日本时代剧的味道。他的这身打扮和这栋古宅非常相衬，可以理解为何她身上同样是一身古衫。

“你把我带来这里，为的是什麼？”白荷的视线落在他那充满阳刚的个性脸庞，虽然站在阳光底下，他身上的黑暗气息有增无减，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昨天在白宅时，我已把来意说得很清楚，这里就是你今后生活的地方。”东方介德不带表情地表示。

“我今后生活的地方？！”白荷差点冷笑出来。她抬起下颚，以一种绝对姿态表明她的态度。“我没必要因你的一两句话而终生生活于此，就算你真是爷爷为我挑选的未婚夫也好，本小姐没有兴趣和你玩婚姻游戏。”白荷向来给人冰山美人的感觉，而眼前这位冷漠起来比她还酷的男人，还真是第一次见识到，所谓棋逢敌手。

“我大老远的从京都把你带回这妻女山来，你以为我我是在跟你开玩笑？”东方介德依然面无表情，让人猜测不出他此时的心思。

“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你总无法强娶一个不想嫁给你的女人吧。现在是二十世纪，一切皆有司法管制……”不知为何，白荷话竟说得不稳，明明知道说这些对她现在的处境是没用的。

“法律只对社会上那些老实人有效，对你、对我来说，法律形同废物，不然你不会为了抢夺成吉思汗陵墓的草图，杀害谷玲珑探勘基地十余人。”东方介德话中带著笑意，言语间透露出来的讯息是欣赏。

“既然你知道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为何还要接近我？”白荷眼底透著冰寒，并没对他说明真相。这家伙果然调查过她的一切，不得不慎。

“现在的你是我所期待的，十年前我便一直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如今……终于等到了。”东方介德的声音忽然放轻，他不自觉，然而在白荷的耳中听来，却别有意义。

“你就是十年前在酒吧救了我，却又伤了我左手的男人？”白荷低垂著眼帘，终于肯面对这个问题。

“除了我还会有哪个男人胆敢伤害你。”他嘴角微扬，别有所意地走近她。即便是微笑，他的笑容依然寒冷。

“为什么是我？”白荷无法理解地低问。

“没有原因，就是你。”东方介德拾起一块石子，往池面去去。平静的湖面因而激起圈圈涟漪。

“如果……现在的白荷依然是十年前那个胆小如鼠的女孩，你会如何？”她表面显得平静，然而内心却波涛汹涌。这个男人疯了，他真为十年前的承诺而出现。

“我会杀了你。”他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

听到这样的答案，白荷毫不惊讶，她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异于常人的男子。十年前那场大火夺去三十五人的性命，他绝对不会介意这世上再多添一个冤魂。

白荷沈默下来，不发一语，心绪一团混乱。要她依这狂人的要求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和白家的四年之约迫在眉睫，她必须赶回京都向爷爷表明继续管理帝国饭店的意愿，就算是爷爷不打算把经营权交给她，她也绝不可能和这个由爷爷挑选的“未婚夫”结婚。她不晓得东方介德这男人如何能够在十年后，以未婚夫的面貌在她面前出现，但他既然有办法把她强行带来这不知名的地方，她要逃离这里，想必相当困难……“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著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别尽想作些傻事。”东方介德那高挑的健硕身材立在日式庭院中显得毫不突兀。

“我不可能留在这里，除非你要了我的命。”白荷坚决表明她的态度，她并不贪生怕死，这世上没有可以让她畏惧和留恋的人事物。

“你已经通过十年前我说的测试，所以从现在开始，保护你是我的责任之一，不过这个条件的前提必须在你肚里拥有我的小孩之后，在我们两人尚未有夫妻关系之前，我无法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他蹲下来，伸手挑拨池面，惊动池中的鱼儿。

“你在威胁我？”他侧对她，白荷看不见他此时的表情。

“不是威胁，是把事实告诉你，让你心里有所准备，也让我提醒自己的死期将近。”他忽然抬起头来，望向前面那远方的山林，神情是灰暗而颓然的。

“我不懂你想说些什么，总之，你还是尽早让我回京都去。”白荷说这话时，将视线拉回自己身上，她不忍目睹他刚才那种神情，充满绝望、孤独、冷酷和恨意，和白荷心中的某段阴影相似……“我是不会让你回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东方介德冷冷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去。

“如果我坚持离开？”白荷眼神闪过一抹血腥。

“那么你要有受死的觉悟。”他回以一道充满魔魅的冷笑，犀利的眼神如猎食者般使人寒栗。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东方先生。”白荷冷哼一声，不再开口，之后寂静的气息取代两人之间的对话。她那眉头微蹙，伫立在微风中的白色身影，欲如盛开的荷花般，孤傲而美丽。

“樱，老爷子已经回来了。”右樨依约来到东京和左樱会合。

“对于小姐失踪一事，老爷怎么说？”左樱这几天一直在东京活动，为了调查出主子的下落，她可是不眠不休了好几天。

“他老人家并不很在意，还怪我们太过大惊小怪。”右樨刚从京都赶来东京，为了调查出东方介德的真实身分及白荷下落，她和左樱两人分别在东京和京都进行调查。

“怎么回事？”左樱放下手边的工作抬头问。

“因为老爷的心思全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来东京之前老爷子带回来一个女孩子，她和荷长得一模一样，听说是荷的孪生姊姊，叫作白梅。”右樨带来的可是第一手的滚烫新闻。

“白梅？”“嗯，听说当年夫人怀的是双胞胎，先后生下白梅和白荷小姐，为了安全理由，白梅就被夫人送到国外，请保母扶养，而白荷则留在白家，听说这件事老爷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前阵子夫人去世前，老爷才知晓他其实还有个孙女。之后老爷派人积极寻找了好几个月，最近终于把人找了回来。”右樨简单说出她所知道的。

“就算小姐真有这么一个双胞胎姊姊，老爷也不该对小姐失踪一事不管。”左樱皱眉。

“据说老爷子真的打算把荷嫁给东方介德，所以他不认为她是失踪，而以为她是为了逃避这婚事而赌气离家出走。老爷子还要我们一星期内把荷带回京都。”右樨无奈地摇头，白荷一失踪，老爷子便降罪在她和左樱身上，要两人限期之内把人找回来。

“小姐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就负气离家？她这次回来，就是想告诉老爷她留任饭店一职的决心，老爷真是愈老愈糊涂。”左樱低咒一声，东京这边的调查正陷入胶著状态中，苦无进展。

“我有不好的预感，荷这次失踪绝对会有重大事情发生。”右樨撑著脸苦叹。“若这两天再查不出她的下落，我们该如何是好？”她不怕老爷子降罪，真正该担心的是主子本身的生命安全。白荷在赌城树敌众多，谁知道东方介德这家伙是不是受人威胁指使，或者这整件事情根本是个圈套，有其内幕存在。

左樱面色沉重地紧握拳头，思索下一步棋路。“真相若是揭穿，那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她所担心的，是小姐十年前所遗失的那段回忆。

第五章

已经三天了，自从白荷被东方介德带来这处不知名的住所，她一直被软禁著。

从那天清醒的谈话之后，东方介德这家伙不曾再出现她面前。这三天来，她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卧房及卧房外的庭园，除了每天送三餐的侍女外，不曾见过有他人走动。

依白荷的个性，这三天来，她当然不可能乖乖任人软禁于此，从第一天中午开始她就乘机熟悉地形。试图寻找可以逃出的漏点。然而从第一天到现在，她竟然无法跨出这屋子及庭院牛步，原因是只要她一跨出拘禁范围，

便有身著古代武士服装的武者阻挡她的去路。对于这古屋中的一切，她感到陌生与不解，这里所有的一切仿佛时光倒流般，不论食衣住行皆和几百年前相似。就连原来身上的衣服和手表也都被强行换下，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现代物品。虽然对这个地方充满疑问，然而能够离开这里才是当务之急，白荷曾经试著想要强闯出去，无奈对方的真功夫实在了得，每次她都是三两下便被两脚离地的押回屋内。

明的不行，来暗的总行吧，利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溜走，应该比较容易。于是勘查好地形后，白荷决定今晚利用漆黑的夜幕动身离开，而现在就是最好的脱身时刻。

“我就不相信出了这庭院，你们还追得到我。”白荷低望脚下的围墙一眼，得意中松了一口气。这三天来她努力勘查敌方守卫状况不是没有收获的，只要她一跳下这高大的围墙，就可以向东方介德和这栋奇怪的古宅say拜拜。

嘴角微扬，她撩起身上这件碍脚的日式睡衣，在初春的寒冷山夜中，往围墙外跳下。

忍著脚底的不适平安落地后，她即刻起身准备继续离开这栋古屋。谁知道，她正暗自庆幸躲过守卫人员的巡视，一阵犬吠声由远而近，以吓人的声量和速度往这边冲来。

“不……不会吧？！”白荷的脑海瞬间闪过恶兆，难不成她除了要对付守卫，还要和这宅子所养的恶犬玩“我跑你追”的游戏？！赤手空拳的她对付人类还有些胜算，至于恶犬……天知道，她最讨厌猫狗类的动物了……白荷在听到犬吠声时便已脚软，她想趁狗没追来时赶紧逃跑却走不了，待那一只又一只的恶犬闻味追来她身边时，她早已吓得两腿发软，被逼退到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

“我警告你们，你们别乱来，不然我……”白荷脸色发青的低吼，如果她手边有枪，她绝对一枪对这三只恶犬毙了。可恶，好不容易逃了出来，现在又……随著犬声而来的是那些人高马大的黑衣守卫，而守卫身后，出现了三个穿著忍者服装的陌生男人。在火炬燃烧忽明忽灭的黑暗中，这三个男人的模样让人看不清楚……“该如何处置她呢？”一个守卫语气敬畏地询问三人。

“处置这女人之前，该先处罚你们疏于职守。”说话的同时，三人间居中的忍者手指微微一动，之后前来徵询的守卫便一声不响的倒下。动作之快，让白荷睁大了眼。

她根本没看到那男人有任何明显的杀人动作，黑暗中，她只见到他带著黑色手套的手指似乎动了下……好可怕，这些天来，她到底身处在何种环境底下？这三个忍者又是谁？东方介德人呢？白荷寒著脸，动也不动，这三天她为了表示抗议和自身安全，除了茶水，她根本没吃下任何食物。原本就没力气的她，再被眼前这三只恶犬和忍者一吓，她还没昏过去，真是太佩服自己了。

三位忍者面蒙黑布，只露出一双双精炯的眼睛，那慑人的眼在黑暗中让人寒栗，一如东方介德。这三人绝对和他脱离不了关系，白荷苍白著脸，心里如此揣测。

三忍者以死亡作为属下的惩罚后，缓步来到白荷面前。“你擅自离开宅府，必须有受死的觉悟！”中间那一人冷著声表示。

面对杀人不吭一声的这三人，白荷苍白著脸，不发一语地跪靠在树木上。她不怕这三蒙面者，而是怕眼前的那三只张牙舞爪的恶犬……该死，若是她手边有刀，事情就简单多了。

“怎么，不说些求饶的话？”很显然，这三人不多话，发言皆由中间那一人代表。

“有什么好说的，我想离开这儿地方却不幸失败，现在要杀要剐随便你们。”白荷闷哼一声，自认倒楣。对方人多势众，以多欺寡，她只有等著被宰的分。

“只要你开口求饶，可以饶恕你死罪。”对方眼神闪过一抹狡狴。

“哼，废话这么多，本姑娘向来没有开口求人的习惯。”白荷冷哼一声，闭上眼睛准备领死。

在冰凉的夜风吹袭下，耳边仍传来那些狗的叫声，既刺耳又骇人，尤其是在这种安静诡异的荒山中。

抱著必死的决心闭了眼，却迟迟不见自己身首异处，好一会儿，就连犬吠的声音也戛然停止，四周一片寂静。

白荷感到纳闷，不明所以的睁开眼睛，却看见东方介德站在三人身后，手中拿著食物喂食恶犬。

“好了，你们输了，应该服气。”东方介德一身黑衣，从黑暗中走到火炬光亮处。几天不见，他阴郁的神情仍在，仍是不带感情的冰冷。

“神，三天时间已到，我们三神替先祖所做的测验也已结束，现在我们把人重新交还给你，十天之后，我们会再向你索人。”三人中代表发言的‘恶神’娄鬼阴幽地说道。身穿忍者黑衣的这三人，便是神德会三神组，‘邪神’氏女、‘恶神’娄鬼、‘瘟神’心危。

“我不在的这十天就请你们好好替我看守这个宅子，以防不速之客的到访。”在明灭不定的火光中，东方介德的神情显得更加幽冷。

简单交代完后，三神组便带著犬儿离去，其中两名守卫奉命动手处理刚才的尸体。

一旁的白荷不明白他们的对话，却字字牢记在心。眼明心细的她知道，方才的危机是暂时解除了，不过，随东方介德出现，她似乎又掉进另一个漩涡中。

“你今晚真是大难不死，和十年前一样。”东方介德来到她身边，半蹲下来。霸气十足的脸庞锁定在她幽苍的脸蛋上。

眼前的白荷跪坐在地上，四肢瘫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知道，刚才那一场游戏对她来说太过刺激，让她在放松之后完全没有力气，心情一时无法平复。

他盯著她的脸，不发一语，沈默和周遭的寂静就这么横亘在两人间。

见他静默地直打量自己，白荷感到相当不自在，她想开口，声音却便在喉头。这山上的空气又冷又乾，她的喉咙早已乾得无法出声，就连嘴唇也乾裂得流出鲜血。但是现在她哪有心情去照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东方介德和那三忍者的真正身分，是她好奇与必须注意的。她如临大敌的反瞪著他，脑海一团混乱。

尴尬和紧张的气氛依然持续著，最后，白荷实在受不了。她把头别过去，准备站起来。

再这样和他大眼瞪小眼的对望下去，太阳都快起床了。

就在她回避他阴魅的眼神，准备起身时，忽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起身的力量拉下，在她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一双灼热的唇覆上她的。东方介德抓住她手和肩，毫无警讯的侵袭她……白荷毫无抵抗的能力，他的力道如勇猛的鹰爪般，一旦被抓住，就永无脱逃的机会。

她的力气在他的吻中消失殆尽，起先他是粗暴的狂吻，毫不怜香惜玉，之后，在她已无余力抵抗的情况下，他的吻转而温柔、引诱。他的手不再抓住她的，改为抚摸、往她的身体处探索…“不！”白荷仅存的飘忽意识阻止他的侵犯，她出声恫吓，以仅存的力量推阻著。

“为什么？”他的动作因而停顿，阴寒的眼神中隐著激情光芒。

“什么为什么，是你莫名其妙。”白荷恼羞成怒地胀红了脸，用双臂抵隔两人间过于亲密的距离。

“我们两人即将成为夫妇，这种男女事情不需要大惊小怪。”东方介德显然对她的抵抗感到不解。他虽没继续逼她就范，脸色却阴沈的可怕。

“谁……谁想要嫁给你，你不要一厢情愿，可不可以？”白荷简直快被这不分事理的男人搅疯了，在他这阴冷残酷的外表下，有著让人无法理解的蛮横个性。他霸道、他冷血，这些她都可以理解，唯独对于这门一头热的婚事，她无法接受。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在十年前你就已经丧失这个资格了。”东方介德显然已被她的问题浇熄方才的兴致，他冷著脸重新站起来。

“好，就算十年前是你救了我，为何你会在十年后以白荷的未婚夫身分出现？爷爷他向来挑人甚严，如果要帮我选女婿，他绝对不会要你这种和我们白家有著相同黑色背景的黑帮人。”白荷毫不讳言，她豁出去了，她已受够这几天来一直被蒙在鼓里要得团团转的游戏。

大家有什么话挑明讲便是，不需要拐弯抹角的玩花样。

“这些问题你不需要答案。”他的反应出乎意外地冷静。没有动怒、没有情绪波动。

“如果不告诉找答案也行，那么放我回去。”她和他谈条件，这是十年来她第一次向人妥协。

“你以为你有筹码可以和我谈条件？”他笑了，笑得阴沈诡异。

“不然你想怎样？”白荷按捺著欲爆发的脾气，如果她手上有武器，铁定和这家伙好好较量一番。

“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两人将单独在山中生活。这段时间中你绝对不会有脱逃的机会，因为我们分分秒秒都会在一起。而且这深山中有许多野狼猛兽，如果你想逃走，绝不可能独自一人离开这座山，我劝你，别作傻事！”东方介德话一说完，便拿起刚才那帮人仅仅留下来的一把火炬，准备动身离开。

“我真的没有选择的权利？”不是白荷胆小，而是眼前这片广大漆黑森林，的确黑暗得可怕，耳边还不时可听见远处森林传来的狼嚎野兽声。如果这家伙现在把火炬拿走，等一会儿这里不就完全暗黑？而她好不容易逃出身旁这栋古宅，又不可能往回走，回去之前被软禁的地方。相较之下，似乎跟著东方介德比较安全，纵使她心底非常不愿意。

“你要自己跟上，在这林子走丢了，人可找不回来。”东方介德冷冷告诫完后，便举起火炬，沿著一条非常窄小的林径，往深山里头走去。

白荷停留在原地，心底非常不情愿，然而当她发现他走后，四周陷入

一片恐怖阴森的黑暗时，她捂着耳朵，直往光点方向奔去。

东方介德和白荷两人在崎岖不平的山区中摸黑前进，仅靠著一把火炬照明的两人，终于在火炬燃尽时抵达目的地。所谓的目的地，是一处类似神社的古老旧宅，由破旧的简单陈设看来，眼前的建筑屋龄的年代久远，比起先前的古宅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什么地方？”白荷随著领路的东方介德，走进这间阴森的破屋。这屋子既黑又暗，且年久失修没有整理打扫，根本不会有人居住，简直就是一间鬼屋。

“这个地方从四百年前就是神社，现在也是，往后我们一个月都要住在这里。”他面无表情，把即将燃尽的火炬点燃到一座小油灯上，那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小亮光，成了屋内唯一何以照明的工具。

这间小屋非常窄小，上面铺著六个榻榻米，总面积就这般大。屋内家徒四壁，除了一个木制五斗柜和墙角的一张小木桌子，没有其他的家具了。就连进来的木门，也已破损不堪，她站在屋内，还隐约感觉到屋外的冷风灌入屋里。

“这里没有手电筒吗？”望著阴森的屋内，白荷问了个自认愚蠢的问题。左樱身上总是随时会有紧急救难的各式用具，要是她在就好了。

“我们不是来度假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东方介德将小油灯放在桌上，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坐下时，榻榻米扬起一阵灰尘。

“这屋子好脏。”白荷皱了皱眉头，这么脏的地方他竟然眉头不皱地住下，这男人比她所想像的还要刻苦耐劳多了。

“如果嫌脏，你可以睡在我身上。”他边说边往榻榻米上躺去，无视于那可观的灰尘及她的存在。

“我才不想睡，你不用管我。”白荷挑了个靠近木柜的角落，独自坐下来。她整个人倦缩在一隅，冷得发抖且倔强地不肯屈服。

这屋子好冷，既没棉被且又四处通风，根本不是给人住的。既然这地方之前是个神社，就表示这屋子是给神居住的地方，他们两人这么贸然闯入，总觉心里怪怪的。

白荷偷偷望了躺在榻榻米上的东方介德一眼，复杂情绪油然而生。他正闭目休息，自躺下后不曾动作过。这种低望他的感觉煞是奇怪，他又高又健硕，平常很少有机会用现在这种平视的角度打量他。白荷的视线不经意地落在他脸庞，这个男人真是当初救了她却又伤了她的那个神秘男人？虽然他现在距离自己这么近，为何她却一点真实感也没有？他刚刚吻了她，让人无法控制的情绪反应和触感仍留恋在她的唇瓣上，不讳言，这二十多年来她死守心扉，不曾有过任何的男女情感和经验。

她不相信任何人，在她的信念中，唯有依靠自己才是一切，自从前几年至亲的母亲过世后，她更是如此笃信。这些年来，除了左樱和右樨，她没有其他的朋友和夥伴，但她不觉寂寞和孤独，她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现在面对东方介德这个突然闯入她生活的不速之客，她的生活的确被他搅得一团混乱。

白荷低叹一声，烦恼地苦思对策，她该如何是好？如果明天白天逃不出去，未来的这一个月，她当真要和东方介德生活在一起？左樱和右樨呢，难道她们连一点找她的线索也没有？不然为何毫无动静？白荷蜷缩在墙角，

感觉又累又冷又无助，这真是老天爷对她往日恶行的惩罚，如果是，为何不直接让她下地狱去。

隔天待白荷睁开眼睛，早已日上三竿，接近中午时分了。

她整夜窝在墙角一隅，睡得全身酸痛，不同的是她的身上披了一件外套，那黑色大衣她认得的，是东方介德昨晚穿在身上的衣服。他……人呢？她的视线环扫屋内，空无一人。

望著他的衣服发呆了好一会儿，白荷准备起身，现在那家伙不在，是溜走的最好时机，现在不走，更待何时？白荷摇摇晃晃地起身，昨晚一整夜没睡好加上保持固定姿势，她的手脚全麻了。好不容易走到房门口，却看见东方介德人在屋外生火烤鱼……哎，她就知道事情不可能如人意。

白荷眼见可以逃走的机会泡汤，不免气恼，她的心情如槁木死灰，而这祸首却还有心情在这边烤肉野餐、真是让人生气。她倚在门边，冷眼旁观他的一举一动。

“肚子如果饿了，就过来吃点东西。”东方介德一见到她，只是淡淡地望了一眼，继续忙他手边的野菜料理。

“我才不饿。”白荷闷哼一声，迈开脚步往屋外走去。昨天三更半夜来到这个破神社，没有好好认识这里的周围环境，既然她有心要逃，就必须摸清楚这边的环境才行。

白荷轻挪脚步，站在屋外破庭园中打量著。

这处破旧不堪的庭院年久失修，除了野草树丛外，就属那一座古井最特别。石井后头则是一片高耸入天的树林，环顾屋子四周，几乎被林木团团包围。神社和整个庭院的面积不大且隐藏于树林中，若是不熟门路的门外汉，必定很难在这种深山荒野中找到这处古神社，也难怪左樱和右樨会毫无消息了。白荷漫步在屋后树林中，冷静沈著地思考著。

她出神地走著走著，随即置身在一大片的原始林木中。抬头一看，午后的温暖阳光透过树梢照射下来，加上清凉的山中芬多精空气，煞是舒服。好久不曾有过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了，她深呼吸一口，暂时沈浸在原始森林的洗礼中……“再走过去，会有狼出现。”东方介德的声音打断了她短暂的沈醉。寻著声音转身，他人已站在她面前。

“就算真有狼又如何，总比在你身边安全多了。”白荷冷冷地白他一眼，毫不客气。

东方介德一听，只是摇头微笑。“如果我是匹恶狼，我绝不会让你这只猎物从我手中溜走。”他的笑中隐著警告意味。

“我不会逃的，如果你真是十年前那个人。”她的话中有话，眼神坚决的迎向他。

“若你一直不愿相信，我永远不会是你想复仇的那个男人。你的恨意埋在心中已经十年，所以你才一时无法接受我就是你等了十年的那个凶手。”他的语气平静无波，让人感受不到他此时的情绪起伏。他是个擅于掩藏自己心绪的人，一如她。

“如果你真是十年前那个杀人凶手，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白荷语中有著掩不住的激动，都是那男人这十年来她才会吃了这么多的苦。当年她宁愿被白虎欺负，也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白白牺牲那二十五条人命，她的身上背负著这么多的冤魂，要她如何在这十年中好过？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她的

头就会好痛，多年来的良心谴责让她无法一日安眠，她所受的苦已够多了。白荷轻颤著身，伸出手倚著杉木伫立在林中。她身上那件单薄的日式睡衣，抵不住山风吹来的阵阵寒意。

“你现在若还在为那些人而痛苦，就太愚蠢了。”东方介德冷冷地望她一眼，不予同情。

“少说风凉话！”白荷移动脚步，往庭院方向走去。她肚子早已饿得快发昏，她却倔强地对那些食物不屑一顾。

东方介德跟著来到废弃的庭院，他拿起烤好的香喷喷鱼串，诱惑她。“我不保证你下一餐还吃得到这些东西，吃不吃随你。”说完，他开始大口吃起那仅有的那条鱼。

“我刚说了，我不饿。”白荷吞了吞口水，望向他那优雅中带著豪气的吃相。

香喷喷的烤鱼、新鲜野菜、野刺莓，加上一坛不知打哪儿来的私酿酒，这男人倒是挺会享受。她瞧了木桌上的各式食物一眼，闷哼一声，迳自找个大石头坐下。

他分明故意找她麻烦，明明知道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还故意吃给她看，真是恶劣。低咒的同时，鼻子闻到了飘来的阵阵烤鱼香，更加深她对他的怨恨。

见她独自坐在石头上念念有辞，东方介德停下手边的动作，不由得嘴角微扬。这女人不是普通的孤傲和倔强，为了面子和出气，宁愿拿自己的身体健康作筹码，真是愚蠢。不过……她那不输男人的气魄值得嘉奖。

“你再不吃，我就要喂你了。”说著，东方介德拿起一串热呼呼的烤鱼，来到她身边递给她。

他的手悬在半空中，等著她伸手承接。

“我不吃，不吃。”白荷狠下心来，别过头去。

“你再任性，就不可爱了。”东方介德的另一手抓起她的，硬是把鱼串握在她手中。

“我可不可爱关你什么事，你这人很霸道耶。”她嘴里这么说，手中却握著那串烤鱼。

这烤鱼实在太香了，她舍不得放下。

“吃吧，我可不想让你饿昏在我怀中。”他二话不说地走回原位，继续吃著未完的食物。

白荷不再抗拒。没错，她若真的聪明，就该好好把肚子填饱。如果没吃饱，哪来的力气偷跑？笨蛋才会赌这一时之气呢，望著眼前这串香喷喷的烤鱼，白荷坚决的态度终于软化，她张开小嘴，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民以食为天嘛，她如此安慰自己。

一旁的东方介德见她终于开窍，只是静静望著她吃东西的模样。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他很明白，依她如此刚烈的个性，若他强行得到她，白荷定会自行了断。而他正烦恼要如何在伤害她最少的情况下，遵守神德家的传统，于今晚得到她的人。

东方介德大口喝著酒，神情冷淡，没人知道他此刻心里想些什么，只有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

第六章

酒足饭饱后，白荷感到胃部舒服许多，整个人也有了精神。

吃饱饭后，东方介德要她跟著他一起到屋子前面的神社，她没有拒绝，心想多熟悉一下地理环境总是有好处。于是，在东方介德的带领下，她走过许多层石阶，才来到所谓的神社。

放眼望去，小巧的神社倒是相当整洁，在走过一道红色的“鸟居”之门之后，便是神社的主位。宛如墓地的神社上露天供奉著一尊石碑，石碑上面所雕琢的字迹早已被岁月磨平，看不出这神社究竟供奉著何方神圣。

白荷心里正纳闷，却见到东方介德必恭必敬地跪下来，双手合掌，闭眼膜拜。

好一会儿，他才重新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这是我们家族历代所供奉的神祇，武田信玄将军。”他的眼神落在那饱受岁月欺凌的石碑上，含著回忆。

“武田信玄？！”白荷愣了下。瞬间把这名字和某个组织联想在一起。

“我们家族有个传统，即将结婚的新人必须在这处山林自力更生、单独相处十天，十天之后再回主屋，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而在这十天中，我们需有夫妻之实，且任一方不得有所抗拒。不然，抗拒的一方将会受到重刑，那种刑罚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东方介德简单向她说明，神情冷淡依旧，如孤鹰般那样桀傲不驯。

“你是在暗示或威胁我？”白荷挑眉，思索他话底的每一句意义。

“只是让你知道，我带你来这里的目的。”他面无表情，侧著身眺望远方那一大片的氤氲山林。

山区天色暗的早，不过才三点，便起了茫茫大雾，且天色慢慢转成阴暗。

“你带我来这里，为的是要我帮你传宗接代？”她忽然想起一个传说，那是流传在黑道上的一个笑话。据说，有个神秘组织供奉武田信玄，并死守一把战国名刀，但因祖先业障而代代单传，就算没有英年早逝，在二十九岁那年也得自裁。为了让血脉延续下去，这个家族现在的职志就是传宗接代……

“会挑上你的理由，你应该很清楚。”“我不懂，没道理会是我。”她摇头，轻皱柳眉。

“你欠我一命，现在我以另一个方式问你索回。”他的视线落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语气相当坚定。

“我的命可以现在给你，若你要我帮你生一个小孩，休想！”她一口拒绝，眼底有著无法理解的愤怒。他的说法过于自私主观，让人生气。

“是什么原因让你拒绝？！”东方介德显然无法理解她激怒的原因。

“你是装疯还是真傻，我们两个素昧平生，就算不是仇人，也称不上朋友。你不爱我，我不爱你，而你竟然要我帮你传宗接代，我又不是种猪，你有没有搞错！”她真的快被他弄糊涂了，他如此精明阴险，怎么会问这种喷饭问题？就算他是个风流大少，可以随便和任一女人上床，他也找错对象了！

“我不需要和你有任何感情为基础，我只是尽我的责任，完成家族交付予我的使命，如此而已。”他云淡风清之姿，却是背负诸多无奈。

“不关我的事，我不想趟这浑水。”她再度拒绝，虽然心底很清楚她已抽不了身，早在十年前就被拉入这个圈套中。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到时候连我也救不了你。”东方介德带著警告望向她一眼。

“我从未奢望你会救我，你省省力气。”白荷回头他一眠，挑衅意味浓厚。

他已说得够清楚，只有现在是最好的脱逃时机，虽然她对这山区的地形不熟，但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并非没有胜算。她不确定这山中是否真只有他们两人，没有其他跟踪者，事到如今，只有赌上一赌了，不然回头也是死路一条……“起雾了，回去吧。”东方介德将整个话题就此打住，正准备回头要她跟上时，却看见“对不起，得罪了！”白荷从地上拣了根球棒般粗大的枯木，冷不防的，在他转过头来时，狠狠敲了他一记。之后，她丢下木棍，手脚敏捷地跑离神社，循著石阶往下冲去。她这次一定要成功离开这里，不然将永无翻身之日……顾不得天空忽然下起斗大约两滴，她喘著气，拚命地往下跑，她没有回头，没有时间确定他是否有追上来，刚刚她使出全身力量打了那一槊，他该是昏过去了。

白荷拚命跑著，穿梭在逐渐黑暗的杉林中，任由雨水打在脸上，淋湿了她全身。她跑了好久好久，半个小时过后，她暗自庆幸东方介德没有追上来，正准备停下来休息一下时，忽地，不知怎么回事，一个石子重重打上她的右脚膝盖，于是她整个人重心不稳，直直往脚下石阶跌去，从天雨路滑的石阶上滚下。翻滚了好几个圈后，她整个人才终于停下。

白荷全身泥泞不堪地倒躺在地上，不停落下的雨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睁开眼睛，撞到石阶的后脑勺却痛得受不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荷忍著膝痛和脚痛，打算从地上爬起，才一翻身，就看见东方介德站在她面前……不，她的视线范围仅见到他的双脚，而她没有勇气抬起头……这怎么可能，她明明把他打昏了，就算他动作再快，也绝不可能追上她。

白荷喘著气，动都不敢动，这下可好了，偷鸡不著蚀把米，她该如何是好？白荷颤抖著，从雨水中缓缓抬起头……东方介德果真站在她面前，手中正把玩另一颗小石子，他的神情阴寒的可怕，黯郁的眼神有著血腥和仇意，她从未见过他这种深含杀意的恐怖神情。

白荷不敢正视他，她低下头来，任由雨水冲刷著身体四肢，天寒地冻的气温令她全身颤抖，苍白了脸。

“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我会现在杀了你。”东方介德站在雨中，寒著声音。

“你若要强迫我为你牺牲，不如现在就杀了我。”白荷闭上眼睛，默默接受这项事实。

她之前已决定，若是这次再失败。就算他不杀她，她也要以死来示决心。

“我不会杀你，而且我也不会允许你自杀。”他弯下身来，一手抓住她的双颊。“你的命是我的，在你尚未为我生下一子之前，你没有死的权利。”语毕，他拿出白布，粗狠地捆住她的双手双脚，并把她嘴巴堵住。之后，他轻易地把她拦腰抱起，在滂沱大雨中往山上走去。

这中间过程，白荷没有勇气也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机会，她知道，她已经惹恼并深深伤害他，辜负了他对她仅有的信任。

从白荷失踪至今，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白家人对于白荷的失踪，抱的只是她离家出走的态度，虽然白家也派人四处寻找，不过那只是做做表面工夫，没有实际效果。最糟的是，白荷原本要参加的家族会议，却因为她的恶意缺席，而让白老爷子决定改由白梅接手帝国饭店。四年之约一到，白荷非但没有赢得白家的认同，反而失去辛苦打拚下来的帝国饭店，这个决定让忠心护主的左樱和右樨差点为之气短。

右樨和左樱两人前往东京遍寻不著主子后，被白家老爷叫回京都，并奉命担任白梅的新任助手，要她们两人如同以往的协助白梅处理饭店事业。

左樱和右樨两人百般不愿，却不得不放下手边的寻主工作，待在白梅身边。过几天，她们两人就得奉命陪著新的主子回赌城去。

“樱，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找会疯掉。”右樨趁著白梅和白家客人见面的空档，溜来后院找左樱，自从白荷失踪后，原本话少的左樱更加沈默。

右樨来到后院，便见左樱坐在池塘畔，手中握著她最宝贝的匕首，背靠著山水假石发呆。右樨的呼唤声，让左樱出神的眼动了下，沈默的她显然有听进去却无心回应。

“你再不说话，我要生气了。”见她不理不睬，右樨沈著脸抱怨。白荷失踪的这一星期，她和左樱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在遍寻不著、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两人自责的罪恶感与日俱增，所以在樱此刻的消沈心情，她能够了解。

“我想过了，一直留在白家不是办法，我决定今天就离开。”左樱终于开了口，懒懒的、死气沈沈的。

“如果知道荷人现在在哪里，我们两人还会待在这里服侍白梅吗？若没有特殊管道可以打听出荷的下落，我们就算出去找破头也是白费力气。东方介德这件事情不单纯，要找到他必须要有技巧，胡闯瞎撞是绝对行不通的。”右樨气急败坏地低吼一声，就是因为乱无头绪所以两人才暂留在白家，不然她们早就冲去救人了。右樨封在樱失去理智这点感到心烦意乱，若是连左樱也沈不住气，她们两人就别想救主了。

“我知道白荷人在哪里。”一个熟悉却被遗忘的男声突然出现。

“S a m？！”右樨惊讶地望著他走进院里，左樱同样也是相当惊愕。

“我知道白荷人在那里，若想救人，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S a m一语惊人地走进内院，更让人惊讶的是白梅跟他在一起。

“你是说你有荷的下落？”右樨几乎跳起来，她冲到他面前，抓著他的手问。

“嗯，我透过国际警网的电脑网路，好不容易查出来的。”他点点头，相当有把握。

“你怎么会知道主子失踪？”左樱也站了起来，她的反应不似右樨激动，眼底有著对白梅的不信任和敌意。

“是白梅小姐通知我的，她知道我是负责白荷安全的警方人员，所以二天前通知我后，我就立刻著手调查并赶来日本，如果没有她的通知，我也不晓得白荷失踪，我一直以为她人还在京都家里。”S a m显然很感激白梅的帮忙，言下之意，对于在樱右樨两人的刻意隐瞒，有著些许不满。

“怪了，找到白荷对你并没有好处，你这女人为何这么鸡婆？”右樨虽然喜出望外，却对她背后的动机感到不解。

“白荷是我妹妹，我当然很关心她。”白梅冷然的脸色显得有些苍幽。

“天知道！嘴里这么说，心里想的又是另回事，如果不是你的出现，荷

她不会失去帝国饭店的管理权。”右樨是位心直口快的人，她对白梅存有先入为主的不善敌意。

“左樱、右樨，你们该感谢白梅小姐通知我。”Sam帮白梅说起话来。

“当我得知白荷因故失踪后，我立刻调查东方介德这男人的背景，结果发现，日本警方四五天前在东京湾捞起的一具无头男尸，经过DNA的化验和比对后，终于在今天确定那个无名尸体就是东方介德本人，他的死亡时间约在十天前，是被杀身亡。”“你说什么！？”左樱和右樨两人惊讶不已。

“不可能，一个星期前东方介德还在庭院和小姐聊天，他怎么可能那时就已身亡，你们警方会不会搞错身分？”右樨提出反驳。

“绝对不会，凶手虽然心狠手辣，就所有可以识别身分的长相、穿著特徵全部灭迹，甚至连头颅也用武士刀砍下，但由于凶手作案的手法和国际刑警案小组所追查的对象神似，因此才能这么快就确定尸体身分。这张照片是东方介德的近照，你们所看到的那个男人定是伪装冒充的。”Sam拿出照片，有十足把握。

“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是这男人。你说是不是，左樱？”右樨拿著照片与左樱一起判断真伪。照片上的东方介德西装革履，典型的都会雅痞，青年实业家。

“不是，他不是东方介德。”一直沈默的左樱瞄了照片一眼，一语惊人。

“你说谁不是东方介德？我们看到的人和这照片上的家伙明明长得一模一样。”右樨仔细的分析比较，不明白左樱的说辞。

“左樱，你是不是已瞧出这其中的端倪？”Sam问。

“虽然两人的发型、服装，甚至面貌极为神似，但是这照片中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个普通人，据我之前的调查，他的出生背景正常单纯，和照片中的形象是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所见到的那位东方先生，却有一双黑暗的眼睛。”左樱冷淡的解说，一直坐在池畔的她终于起身。

“没错，一个人再怎么伪装易容，也无法改变他的眼神。”Sam点点头，话中满是嘉许。

“这么说，在凶手杀了真正的东方介德后，便冒充东方介德，出现在我们面前。”右樨联想起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与忧心。凶手刻意接近白荷，他的动机是……“对方作案的动机显然是针对白荷而来，凶手的身分我们尚无法确定，不过已经有可疑人选。对方是……”Sam的答案还没说出口，忽被左樱一口打断。

“是死神。”左樱皱著眉说道。

“死神？！”右樨睁大眼的望向左樱。

“你怎么知道？左樱。”Sam显然很吃惊。

“我猜的。”左樱摇头，不再多说。

Sam虽好奇和佩服，却因了解她低调寡言的个性，也就不再追问。

现场陷入短暂的沈默中。

好一会儿，过度吃惊的右樨才开口。“你们确定真是死神冒充东方介德？他没有动机要杀了东方介德再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在荷面前。就算他真喜爱主子想要接近她，也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他有动机的。”Sam补充说明。“你想想，当初我为何会奉命保护和监视白荷？”他反问她。

“为了十年前的那场大火……”右樨毫不思索地回答。

“没错，警方怀疑死神就是当初放火杀人的那个凶手。我们追查他已经

好多年，他所涉及的国际重大案件数都数不完。” S a m 说明道。

“你是说，十年前那个伤害荷，并放火烧了酒吧，害小姐失去那段记忆的家伙就是死神。”这么一提醒，她已知道是怎么一事。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死神这一两年来向白荷表示爱慕之意，他这么做，一定有其用意。” S a m 还是从黑道上听来这消息的，不然他哪会知道死神天天送花给白荷，一送就是一年多。真是心机深沈的家伙！

“死神是个可怕的家伙，小姐相当危险。”左樱语气沉重。“听说，没有人知道死神的长相，因为见过他的人全死了。”“如果没人见过他，你们警方要怎么抓人？”右樨心急地问。

“我打算前去神德会的老本营找人，神德会的老本营听说在妻女山。”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据我所知，妻女山是神德会的圣山，外人无法接近山区一步。”左樱知道的不少，这几年来她在黑白两道上打滚，多少部会耳闻道上的大小事件。

“我有进入山区的门路，而且我手中也握有一份神德会本家的地图，要想活著进去妻女山，这份地图绝对少不了。从京都到离妻女山最近的小镇至少要二天半的时间，之后再以步行的方式上山，据了解神德会本家位在山林深处，若不搭直升机，翻山越岭得走上两天的时间。” S a m 透过特殊管道，好不容易才得到地图和入山的方法。

“既然如此，我们事不宜迟，今晚就出发。”右樨当下决定。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活命的工具。

“我也要一起去！”一直在旁静听三人谈话的白梅忽然开口。

“你要去凑什么热闹？”右樨没好气地白她一眼。

“白小姐，左樱和右樨两人的身手很不错，所以我才会请她们跟我一起去。至于你，为了安全起见，还请你留在京都等候消息。” S a m 委婉地拒绝她的要求。

“可是……我现在心底很不安，白荷她……现在一定很痛苦，我感觉得到。”白梅抚著胸口，内心充满不安。

“你去只会增加我们的麻烦，若你真为小姐著想，就不该提出这种要求。”左樱冷冷地看她一眼，随即转身进入屋内。

“没错，帝国饭店还有一堆工作等著你处理，你是走不开的。”右樨跟著挖苦，让势单力薄的白梅更显孤立。

“白小姐，你别介意，白荷这两个左右手，个性就是这样，其实她们是为了帮主子出气，才会这样处处为难你。”待两人走进屋内， S a m 才好心安慰白梅。

“有这么两个尽忠职守的工作夥伴，白荷很幸福。”白梅摇摇头，微笑中有著被误解的无奈。不能责怪左樱和右樨的不友善态度，她的立场现在的确进退两难。帝国饭店一职是当初她在不了解整个情况下答应爷爷接手的，结果为自己惹来一身腥。

“白荷不擅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不然其实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我这次出任务，一半是因为职责所在，另一半则是以朋友的身分去救她，希望能够顺利成功。” S a m 诚恳地表达出心里的想法。

“我只希望我这唯一的亲妹妹能够平安归来，帝国饭店一职，我可以随时放弃。”她语重心长的表示，现在她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三人身上。

死神绑著白荷，在大雨中走了近一小时的山路，才回到神社后方的破宅。

被大雨淋成落汤鸡的两人，全身又冷又湿。这间破屋旁有间简单的茅厕，却没有浴室，要想好好洗个澡祛祛寒，根本是在做梦。全身湿漉漉的白荷冷得直发抖，她的膝盖被那小石子打得好痛，不但发麻而且几乎无法屈膝。

进了屋内，死神将手脚被绑的她放置在屋内一角，仅仅解开捂住她嘴巴的白布条，她的双手双脚依然被捆绑著。

死神从木柜中取出煤炭，放置于榻榻米中央位置的炉炭堆上，并将井水灌满茶壶。

年代久远的壶具挂在由屋顶延伸的倒勾上，藉炭火烧煮壶内的井水，白荷曾见过老一辈的人使用这种东西藉以取暖、煮茶水、烹煮食物。这个古宅会保有这些古物很正常。

“如果不是你想逃，我们两人不会淋到这场雨。”将炭火生起后，死神围著炭炉坐下来。

“换作是你，你也会想尽办法逃走的。”白荷闷哼一声的转过头去，这家伙尽会说些风凉话。

“你错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知道我绝对逃不出猎人的掌心。”死神边说边将湿答答的上衣脱下。

“就算真逃不出，我也不会放弃任何可以脱逃的机会。”白荷咬著唇，白皙的脸蛋上尽是不甘和愤恨。

“你这么做，只会伤了自己，何苦？”他来到墙角，手中拿著一条乾淨的布巾，替她擦去脸上的雨水。

“你滚开！不要摸我。”白荷低吼一声，整个人直觉的往旁挪移一步。

她这一吼，让死神的脸色陡地下沉。“你再说一次。”他用力掐住她的脸颊，如暴风雨般狂怒。

他还没对它的脱逃加以处罚，这女人竟胆敢再度冒犯他。他处处忍让她，而她却不知好歹……“说一百遍也一样，你滚开！不要靠近我……”她的话还没说完，一个火辣的巴掌瞬间落下。血腥味随之流窜在她嘴里……“我说过了，我无法保证绝对不会伤害到你，这是你自找的。”死神冷酷地看著她，阴沈的眼底闪著异样的光芒。

白荷难以置信地盯著他，她的双手双脚被绑著，根本没有可以反击的机会，可悲如她，就连想抹去嘴角边的鲜血也办不到。

“觉悟吧，抵抗对你没有好处。”他跨移一步，将她推躺在榻榻米上，伸手探入她的衣襟。

“不……不要……”白荷抵抗著，她想逃离他的魔掌，却动也动不了。他发烫的身体紧紧压住她的，湿淋淋的雨水从他发上滴下，滴落在她的唇边。而他的手正放肆地抚弄她，她不要啊……白荷的泪水凝在眼眶，无从抵抗的任由他欺凌。

“别哭，这不像你。”死神吻去她眼角的泪水，以冰冷的神情看著她低泣的模样。

他一手褪去她的睡衣，另一手则解开她脚上的束缚。

“我恨你，我会永远恨你的！”白荷知道自己躲不过了，她含恨地别过头去，忍受他对她的屈辱。她不曾有过男女经验，对肌肤之亲这种事情原本很陌生，更别说被一个如魔鬼般的男人强迫……她好恨……白荷不再抵抗，她

闭上眼，心渐渐死去……此时，浮现在她脑海中的，竟是未曾谋面的死神送给她的那朵白荷。

她不再是高贵圣洁的白荷了，她不配拥有这个名字及他对她的爱。

第七章

噩梦中，有个巨大的野兽朝著她扑来，任凭她怎么哭喊、求饶，他依然把她啃食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一息尚存的她想逃，却逃不掉，他压著她，让她痛苦的徘徊在生和死之间……“放了我，不要……”白荷在痛苦中惊醒，她睁开泪蒙的眼睛，隐约望见一个庞然大物压在她身上。黑暗中，对方的眼睛如狼狗般紧紧盯住她。

“那个梦……是真的？”白荷这才完全清醒，她想起痛昏前的一切。他对他所作的一切……想著想著，她的泪水又潜然落下，无声无息。

“刚刚，你痛昏过去。”死神的声音回荡在空洞冰冷的空气中。他侧躺在她身边，低头吻去她的泪痕。从她昏过去的那一刻开始，他的视线不曾离开她。

他的动作，让白荷一惊，下意识的想躲开他，这才发现，她的头竟枕著他的手臂，整个人偎缩在他的怀中，藉以取暖。她不但已是他的人，而且在睡梦中还不要脸的贴近他……白荷满心羞耻的想逃离他的怀抱，却被他强而有力的手臂箍得死死的。

“才清醒就想作怪。”死神的吻轻落在她殷红的芳唇上，方才激情的肿迹尚未消去，明显可见。

“不要。”白荷躲避他的吻，她低下头缩躲在他的怀中。她不要他如此待她，她感到好羞耻、好肮脏，她的身体已经不洁了。白荷颤抖地蜷缩著，她滚烫的泪水泪湿了他胸膛，渗入他的心扉上。

“你真是顽固，何必如此想不开？”死神这次没有强迫她，他将她紧紧地拥在怀中，让她哭个够。

“我恨你，我恨你……”白荷的泪水和指控在他的温柔下迸发出来，她低泣的声音，如孤立无援的幼燕，让人又心疼又无奈。

死神在黑暗中紧紧抱著她，不发一语，他感觉到她的根意，也欣然接受她对他的恨意。

若她能因这份恨意而勇敢活下来，这就够了，只要她不轻生，不伤害自己和未来的小孩，什么都无所谓……死神洒脱的自我安慰中有著绝望和认命。

赤裸著身子的两人，在冷冽的空气中，互相依偎。

一旁的炭火燃烧到尽头，缓缓熄灭，周围的空气逐渐冰冷，一如两人此刻悲恨交杂的心情。

左樱、右樨和Sam一行三人于昨天抵达妻女山山脚的小镇后，今天一早便以登山探险的方式秘密入山，走了近一天的山路，却还没抵达地图上溪谷和神木的交叉点，不禁让原本心急的右樨更加烦躁。

“S a m，你确定这个方向正确吗？我们已经在这山腰地区走了大半天了。”右樨抱怨的声音，划破午后幽静山林。她气喘吁吁地放下肩上沈重的登山背包，找了块大石头坐下。

暗忖：如果可以搭直升机，大夥儿就不必受这种爬山之苦了，依照目前这种体力状况，就算到时找到白荷，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援救她。

“这方向应该没有错，我们一直跟著指南针朝北方走。”S a m再次拿出地图，比对手中的指南针。

“如果我们的方向没错，就是地图有误。”左樱站在高处，放眼望去。这座显少人迹的原始山林显得相当神秘，云烟袅袅，宛如身在桃源秘境。

“地图不会有误，不然我们也到不了这里。”S a m肯定地摇头。“极有可能是那棵神木被雷击摧毁，所以我们才会找不到。”地图上标明得很浪楚，只要找到神木和溪谷的交叉处，之后沿著神木往山上走，便可以找到一条昔日用来参神的古老石阶，顺著千级石阶而上，便可以找到神德会老宅。

“既然如此，只好继续找了。”右樨认命了。他们现在就站在溪谷上源处，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整条山溪，无奈就是找不到老神木。

“死神把小姐带来这座山，究竟有何目的？”左樱这三天来，一直眉头深锁，心事重重。要不是出发时间紧迫，她很想去调查有关神德会家族，找出死神背后动机，如此才能把白荷为何失踪的原因找出来。

“你这不是白问吗？如果可以知道答案，我们就用这种最笨的方法找人。”右樨脱下登山鞋，涂满蔻丹的美丽脚趾都起水泡了，好疼啊。

“最笨的方法往往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过夜。”S a m见天色已暗，加上不忍让她的脚继续受折磨，于是决定在此扎营。

“你们两人先扎营，我想自己一人到前面看看。”左樱说完，便背著背包直往前方山路走去。

“樱，你要小心，快去快回。”右樨朝她身后喊道。左樱没有回头，孤独的身影缓缓地走在风起的云雾中。

“她还是老样子，沈默又孤僻。”S a m望著她消逝的背影笑道。S a m向来乐天开朗，他是一位拥有东方面孔的美籍日裔，行事作风相当美国化。

“左樱是个尽责的好夥伴，白荷失踪，她心里比我更难过。”右樨边说边努力按摩脚底，走了一整天，脚不痛才怪，她真佩服左樱锲而不舍的救主精神。

“左樱很聪明，且能吃苦耐劳，身手又不凡，最重要的是她守得住机密，真的很适合加入警方的情治单位。”S a m一边赞许一边取出搭营帐的用具。

“谁想为警方那一点点薪水出生入死，我倒觉得在樱如果没有待在白荷身边，她最有可能成为你们警方的死对头。因为她和我一样，不相信正义必胜这种至理。”右樨显然很喜欢和他抬杠，没办法，她的话比较多，而白荷和左樱都较沈默寡言，相形之下，只有S a m比较符合她多言的需求。

“还说呢，最近赌城闹得风风雨雨，你们再目中无法，小心得在监狱度过一生。”S a m有意无意地提醒。白氏企业其实是黑道漂白过后的企业集团，白荷的父亲和爷爷由日本黑道家族起家，复杂的黑道色彩在旗下企业清晰可见。

“谢谢你的提醒喔，你们警方若有时间可以来找我们白氏麻烦，不如带队去抄神德会，不然我们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爬山兼减肥。”右樨没好气地瞪

他一眼，赌城的帝国饭店有白氏撑腰，根本不必瞎担心。

“现在是不必操心啦，以后就不知道了，可别怪我没先透露风声给你喔，最近美国某个单位盯你们盯得很紧，听说是为了成吉思汗探勘营地营毁人亡一事。” S a m点到为止，神秘兮兮。

“谢谢，那件事不是我们做的，与我们无关。”右樨撇得一乾二净。

“又耍赖了，说不过你。” S a m摇头苦笑，忙著手边的搭营工作。

“本来就是，动手杀人的不是我，下命令的也不是我。”她无辜地说。“而且想吃到那块陵墓大饼的道上人这么多，没有理由会怀疑到我们白氏头上来。”“总之，你们好自为之。届时出了事，我帮不了忙的。” S a m耸耸肩，一副悉听尊便的无奈样。

“好哇，你跟我说这么多，原来就是想说这句话。”右樨拿起脱下的鞋子向他丢去。

谁知 S a m的反应极快，瞬间将她的飞鞋接住。“为了白荷失踪这件事情，我自身饭碗都快保不住了，哪有余力插手其他事。” S a m瞅著无辜的眼，像极方才的她。

“哼，反正我从未指望你会英雄救美，陵墓的事我不想提了。”右樨恼羞成怒，心情已经够不好了，连出口气也不能，真呕。

“营帐差不多快搭好了。”谈笑间， S a m已架设好帐棚。“你用无线电叫左樱早点回来，今天山上气候不佳，我担心她会迷路。”左樱擅自在神德会的地盘上行动，让人不得不忧心。

“什么时候又变成大好人一个了。”右樨斜睨他一眼，随手拿起无线电叫人。奇怪的是，无线电那头没有人回应。

“怎么了？”见她神色瞬变， S a m问。

“连络不上左樱。”右樨苍白著脸。

“会不会转错频道，换我试试。” S a m接过无线对讲机，试著呼叫。结果，左樱仍是没有回声。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右樨站了起来，连忙穿上鞋子。她要去找左樱，立刻去把她找回来。

“你冷静一下，说不定左樱只是一时没收到讯号，她不会有事的。” S a m伸手拉住她，现在山上已经起了大雾，她什么也没带的就要冲去找人，真是傻瓜。

“真的吗？左樱她真的没事……”右樨在他的阻止下停住脚步。白荷下落不明，她无法再承受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如果……她们同时出了事，她该如何是好？左樱的失去联络，加上这几天沈重的精神压力，让右樨终于承受不住地蹲了下来抱头痛哭。

“别担心，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不会有事的。” S a m跟著蹲下身来安慰她。

平常虎姑婆般的右樨怎么说哭就哭，而不哭则已，一哭惊人。该死的是，她这种可怜兮兮的模样看起来让人又爱又怜，相当心疼啊。

S a m好心地将自己胸膛暂借给右樨，他万万没想到，温暖的胸膛这么一外借，他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和右樨、 S a m暂时分手后，左樱独自一人沿著溪谷的方向走去，在茫茫大雾中走了大约三十分钟，一个不小心，脚底下一滑，整个人跌到山

沟中，就连放在腰际上的无线电也摔掉。然而这一跌，却让她如见曙光。

当她抚著疼痛的脚踝起身时，抬头一看，一棵巨大无比的神木就在眼前。

“终于让我找到了……”她仰著头，讶然地惊望这棵古老大树。

这棵神木真是粗大，它的圆周长度足够三四十人环抱，至于高度……她无法估算，她仰著头依然无法看到树顶，整个视线完全为神木所笼罩。

神木树干周围用著红色的祭绳围起来，树前还有一间小神社，供人祭祀，象徵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左樱顾不得身上满是树叶污泥，她捡起无线电手机，背著沉甸甸的背包连忙爬出山沟，往神木后方走去。只要一找到通往神德会本家的石阶，她打算立刻以无线电通知右樨和Sam。

抱著戒慎的心情，左樱往神木后方走去，绕过神木前方后，一转眼，一条如白蛇般的绵长石阶映入眼帘。

找到了！左樱那始终漠然的神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正当她打算使用无线电通知右樨和Sam，这才发现无线电手机被摔坏了，不但发不出讯号，也收不到任何声音。

这下可好了，好不容易终于有好消息可以通知另两人，结果前功尽弃。左樱望著眼前这条绵延到山顶的石阶，内心的冲动和理智互相交战。如果她自行前往，或许可以早一点救出主子，若是她现在折返，和右樨、Sam会合，势必得等到明天才能出发，这么一来，时间上拖延太久，不论对援救者或被教者都相当不利，毕竟这座圣山是敌人的地盘，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的风险。不如……她自己去救人来得乾脆一些。

几乎没有详加考虑，左樱随即放下手中的故障无线电，减轻身上的重量之后，她迈开敏捷的脚步踩著石阶往山上奔去。

左樱离开后，在那漫天云雾中，一道隐藏在树林中的黑影瞬间闪过，随著她的步伐往山上跃去。

自从身子被他强行占有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都会引起她的注意。

当他神情专注的擦拭手中的武士刀，或面无表情的静坐在炭炉前起火，甚而他在井边汲水、打坐……她的视线便一直追逐著他，直到他和她的视线相迎，她才若无其事，冷冷地收回她的晶眸。这种不合理的行动，就连她自己也不甚明白。然而她终究为自己想出了几个藉口。原因之一，她想逃走，她在等待他不留意的时机。之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她想藉由观察找出他的弱点，以便找机会报复。

白荷坐在屋外高起的木阶上，眼神冰冷地扫过正在盘腿打坐的他。

来到这破神社已经第五天了，这五天来的单独相处，让这男人达到目的，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他该是满足了，然而她未曾在他的言行举止上发觉任何的得意或自满，这些天来，他仍是漠无表情，冷傲自负的宛如一只在天上盘旋的孤鹰。

她本是不怕他的，对他，她的心里只有根意，现在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她的恨意中，她发觉自己开始畏惧他、在意他，深怕他在毫无警讯的情况下又一次次的侵袭自己。

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吗？她给了他能从她身上夺走的一切，除了她的

心……白荷若有所思地望著他闭目打坐，他已经打坐了一整个上午，那坚毅专注的神情不曾分心过。如果她现在乘机逃走，他是否会发觉？飘忽的念头才一起，他那紧闭的眼忽然缓缓睁开，仿佛已然抓到她的心思。

白荷狠狠地把视线自他身上抽回，玩弄著手中的山花藉以遮掩心底不安。这男人该不会连她心底想些什么都一清二楚吧？！她作贼心虚地故意忽视他追来的视线。

即便他不开口，他那锐利且严肃的可怕目光，依然会让她感到坐立难安。他该不会又想……见他站了起来，白荷心情抖地下沉，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你……想干么？”白荷凶著一张脸瞪他。

谁知她这番紧张兮兮的动作和表情，却惹来死神毫不客气的取笑。

“放心，大白天的，我不会想做那件事情。”他很坏心地取笑她，并舀起木桶里的水喝。

“我刚刚在这桶水里面吐过口水。”见他肆无忌惮地大口喝水，白荷不甘心地反击回去。

谁知死神不但不生气，反而嘴角微扬来到她身边。“能够喝你的口水，是我的荣幸。”“哼！”见他不动怒，白荷反而更加生气。

就在她决定不和这家伙说话，准备起身进屋去时，死神忽地拦腰抱住她，突如其来地给她一记深吻。

“放……”白荷根本没有抵抗能力，她只能任他予取予求，直到他心满意足地放开她，以胜利者的姿态。

“如此一来，你也吃到我的口水了。”他的嘴角挂著笑容。在白荷眼底，那是屈辱的胜利微笑。

“我恨你！”白荷鼻头一酸，往屋内冲去。

死神没有追去，他弯身捡起那朵掉落在地上的黄色小野花，复杂的眼神对它充满依恋。

如果她知道眼前易容的东方介德，就是这一年来天天送她荷花的死神，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十年前的死神对小白荷有一番好感，进而才会救她一命，并选定她成为神德家的一分子，这些她都不知道吧……死神将视线自手中的小黄花拉起，他叹口气，心情宛如突遇午后的雷阵雨般无奈。

左樱寻著石阶拾级而上。由于天色已晚，加上山中云雾弥漫，视野欠佳，因此这一段山路走起来相当辛苦。

靠著手中的手电筒，左樱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摸索著，她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天晓得她最讨厌黑暗了。幼时那种视线中只有一个颜色，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的可怕梦魇，一直让她心底有个阴影。

要不是为了救主，她不会如此勉强自己，白荷是她的救命恩人及精神依靠，她绝不能失去她。左樱咬著牙，藉由手电筒的微弱灯光沿著石阶往上走，她经过无数的深涧、反射月光的石阶、恐惧、萤火虫、巨大的蛾，绝对的安静与黑暗，终于在见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前，找到一间耸立在黑暗中的日式古宅。眼前这栋俨然如一级古迹的宅邸，应该就是神德会的发源地神德本家。

左樱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不远处的树林中，思索该如何进入本家。同时也对这一路上太过顺利的行程感到不解与怀疑，若这座山真是神德会的大本

营，为何对方的警备如此松散，她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便来到他们的老巢。

怀疑的念头才一起，倏地，左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啪地一声，她的手电筒瞬间掉落熄灭，转眼间，身边周围出现了三道黑影。

“果然不出我所料。”左樱冷笑一声，说曹操，曹操到。

“入侵者，报上名字和目的。”负责古宅保全的‘恶神’娄鬼冷声命令道。

“左樱。”她寒着脸戒备。眼前的这个家伙死气沉沉，丝毫感受不到他的生息。“至于我的目的……你们应该很清楚！”冷不防地，左樱主动展开攻击。

传闻神德会个个心狠手辣，他们哪会有耐性和时间听她慢慢自我介绍。笨蛋才会真的乖乖和这些人蘑菇。

“找死！”‘恶神’娄鬼闷哼一声，随之展开反击。这女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一敌三，她根本没有胜算，无疑是自寻死路！

“如果我怕死，就不会上山。”左樱的身手相当矫健，不擅用枪的她，凭的是真功夫和暗器。而三神组所持的武器皆是几百年前的忍者装备，外面的世界早已失传。

在以寡击众的情况下，胜负渐渐分明，左樱和三神组的这场游戏就在黎明第一道曙光出现前迅速结束……“小姐，对不起……”这是满身血迹的左樱在倒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左樱！”白荷从睡梦中惊醒，她梦见左樱全身是血的倒躺在血泊中，痛苦不堪。梦中白荷想伸手救她，却怎么也抓不到她的手，害白荷忧心得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了？”坐在门边的死神，见她满脸泪水的从睡梦中惊醒，不由得来到她身边。

白荷摇摇头地坐起身。“没什么，只是作噩梦。”她伸手抹去颊上的泪水，情绪一时无法平复。这个梦好真实，真实到让她分不清楚究竟是梦还是事实。她……好害怕，害怕噩梦成真。

“还没天亮，可以多睡一会儿。”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屋外依然是黑茫茫的一片。

死神倒了杯水准备给她，体贴的举动让白荷一时反应不过来。

“不想喝吗？”手中的杯子悬在空中，她迟迟没有伸出手。

“不，谢谢。”白荷慌乱地伸出右手，连忙接过水杯。屋内视线灰暗不明，她看不到他此时的表情。

现在时间还这么早，他竟然已经起床了，或者他根本一夜无眠？这个男人似乎和她之前所认知的不同，她之前一直以为他的个性冷酷、做事不讲理、自负霸道，然而这几天的相处下来，她发觉其实并不尽然，他并没有想像中的不讲理，也没有如外表般的冷酷自负。有时，他过于心细的体贴，会让她一时无法相信，接受也不是，不接受又显得地无理取闹。白荷默默喝著他亲自为她倒的水，心思一团混乱。

“你……没睡？”喝完水，白荷终究开了口。

对她突来的问题，死神先是一愣，之后才缓缓起身。

“我在看月色。”他转过身背著她，视线落在窗外。

什么时候她开始关心起他，对她而言，他应是个活该下地狱的魔鬼，什么时候她竟也对他和颜悦色？她在玩什么把戏，想藉此松懈他对她的注意力？“看月色？”白荷被他的答案所震慑，如此诗情画意的回答不符合他

的作风。“好有闲情逸致。”她冷哼一声，话中充满嘲讽。

死神对她针锋相对的个性已经习惯，她终究是恨他的。

“今晚有个不速之客，我想你会对她很有兴趣。”死神站在窗棂前，缓声说道。“且她的生死大权将操纵在你手中。她能不能活命，就全看你的表现了。”“你们抓了左樱和右樨是不是？”白荷一听到他如此暗示，心脏差点跳出来。

“三神组并未向我报告入侵者姓名，不过的确是你的左右手。”死神面无表情地站在窗前，凝视天空那出现于黑夜白昼交替的一轮新月。

“我不许你们伤害左樱和右樨，如果你和你的手下胆敢伤害她们，我绝不饶你。”白荷来到他面前，神情严肃的警告。

“我刚刚说了，只要你乖乖听话，你的左右手可以留下一条命。”他的手搭上她的颊，若有所指的轻抚。

“卑鄙，用这种下流手段。”她愤然地紧握拳头，早该知道左樱右樨一直没有出现，绝对有问题。

“卑鄙是人之常情，下流更是人类的一种通性。我非圣非贤，理当无愧。”死神拨弄著她的发丝，玩弄著。他的神情自负中有著一丝孤单、冷漠。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白荷转过身，躲避他的凝视，并举起拳头，狠狠地捶著墙面。为什么？为什么会是她？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诡异，她快要无法承受……白荷愤然地捶壁，内心充满埋怨和不甘。

“我警告过你，千万别伤害自己。”死神一手制止她，以免她太过激动伤了自己。

“放了她们好不好？只要你愿意放了她们，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白荷咬著唇哀求著。事到如今，她还能如何？逞强、耍狠、争斗，都不是聪明的方法，唯今之计，只有采低姿态，任他要求了。

“你以为我会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的承诺？”死神吻去她眼角的泪水，对于她如此认命的反应感到不悦。他虽然卑劣，却不曾刻意为难她，他在她心中果真如此一文不值。

“我不知道。”白荷哽著声，直想回避他的逼问。无奈他紧紧抓住她，不给她任何逃避的机会。

“你知道的！”死神抬起她的下颚，逼她正视他。“我要你答应我，未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好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为什么？”她望著他，晶眸满是疑惑。

“别问原因，答应我。”他拥她入怀，亲吻她的发梢。

“我不明白。”白荷困惑了，他的要求不合常理。

“你不需要明白，你只要点头答应。”死神绝口不提原因。

“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是吗？”白荷泪眼迷蒙地低下头。是他深深的伤害她，让她一度没有生存下来的勇气，现在他又提出这个不带说明的要求，要她如何在夹缝中自处？究竟是她恨他，还是……他恨她，不然他为何要如此折磨她？“我答应你，但请你放了我的夥伴。”白荷咬唇点头，她别无选择。

“这样才乖。”在天微亮不明的暧昧时分，死神嘉许的低头亲吻她，他的唇好冰冷，好温柔……白荷含著泪珠，几乎忘了自己。

第八章

全身负伤的左樱昏迷之后，被三神组的人带到神木“丢弃”。

奉死神之命，左樱得以逃过一劫。三神组并以无线电通知右樨前来“领人”。

而当心急如焚的右樨和Sam发现奄奄一息的左樱时，已是隔天一大早的事情。之后，Sam动用警方的直升机，连忙将左樱送至最近的大型医院。左樱的命是保住了，不过病情仍不乐观，尚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Sam处理完警方烦人的报告之后，来到加护病房外。只见右樨右手撑头，神情沈重的坐在病房走廊外的座椅上，她不发一语，显得无助疲惫。

Sam摇摇头，来到她身边坐了下来。

“你别担心，左樱已经没事了。”他安慰她，充满同情。也难怪她如此颓丧无助，白荷和左樱两人是她的好朋友、好夥伴，现在左樱伤重在床，尚未清醒，而白荷下落依然不明。

这教她如何能够提起精神，他虽想安慰她，却也清楚他帮不上忙，她需要的是安静和时间好好冷静。

右樨抬起头来，脸颊挂满泪水。“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神德会的监视之下，就连无线电的内容他们都一清二楚，我们这次的行动根本是送死。如果那时我阻止左樱单独行动就好了，那么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神德会伤得这么重。如果我当时阻止她就好了，都是我不好……”右樨心底满是罪恶感，落泪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相信我，你没有错。”Sam竭尽心力安慰她。“是神德会不好，如果不是他们，白荷和左樱，甚至你我就不必遭受现在这种痛苦了。你放心，因为左樱被伤一事，警方已经决定要正式大举搜山。相信不用多久白荷就会被救出来。”“真的吗，警方决定采取行动？”“嗯，等他们拿到搜索票后，会立刻出发，并直接用直升机搜山。”他紧紧拥著她，给她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右樨一听到这个消息，果然心头减压不少。“我可不可以跟警方一起去？我也想出一点力量。”她恨不得拿枪毙了神德会那些人。

“你要和我一起留在医院照顾左樱，警方担心神德会可能会往医院出现，所以要我留下来警戒。你也不想让左樱一清醒时，身边没有半个人吧。”Sam温柔的言语、真诚的眼眸，在在让激动的右樨有了安定冷静的思绪。不然依她的个性，她极有可能立刻拿著武器直接冲到敌人家中去报仇。

“如果警方也找不到荷，那该怎么办？”右樨躺在他怀中，悲观的问道。

“若结果真是那样，我们两人再一起去找人。”Sam给她一个相当温暖的笑容和答案。

“嗯。”右樨点点头，心里对他充满感激。为何以前她从未发现Sam的可爱之处，现在才发现，会不会迟了些？右樨又哭又笑的依偎在Sam的怀中，俨然把他的胸膛及名牌衬衫当成免费的吸水海绵。

来到神社的第十天早上，死神在毫无告知的情况下把白荷送下山，没有通知、没有话别。当白荷从睡梦中清醒时，她己身在一家医院。

右樨是她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人。

“樨！？”当白荷望见久别的右樨活生生站在病床边时，有那么一瞬间地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荷，太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一直陪伴在旁的右樨欣喜地紧紧握住她的手，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下。

“这里是……”刚清醒的白荷一时之间无法弄清楚所属状况，她睁眼望著陌生的天花板和环境，满是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明明记得自己睡在那边小破屋内。

“警方派人去搜山，结果在神木下发现你昏迷不醒，从发现你那天到现在，你已经整整昏迷三天了。”右樨见她意识清楚、平安无事，心底有说不出的激动。

怎么会这样？白荷迷惑了，她最后一次和死神说话，便是那有著一轮新月的清晨，死神要她答应好好照顾自己，以左右手的安全作为威胁。

“樱呢？”白荷猛然想起左樱的安危，为何此时此刻只见到右樨，左樱却不见踪影？“樱她……”右樨被她这突来的问题问倒，支吾著。

“快说，樱人在哪里？”“樱她现在人在加护病房，不过病情已经稳定，医生说这一两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右樨本来不想说出来让她担心的。

“她现在也在这间医院？”白荷的手心冰冷，脸色刷地苍白。

“嗯，她真的已经不要紧了，你不要太担心……”她的话还没说完，白荷便掀被起身。

“荷，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医生交代不能起床！”右樨连忙阻止她，手脚慌乱。

右樨太了解白荷的个性了，一旦她知道左樱为了救她被神德会伤成那样，铁定会有连锁反应。

“右樨，你该知道我的个性，你再阻止我，我连你一起教训。”白荷气急败坏地甩开她的手，穿著医院睡衣准备往加护病房冲去。谁知她才一打开房门，另外两双手阻挡她的去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滚开！”白荷对警方留守门外感到相当不满。

“白荷，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S a m的声音适时出现，挽救了右樨左右为难的窘境。

“你这是什么意思？把我当成犯人对待。”白荷的语气显然欠佳。她的怒火来自于得知左樱受伤，那个男人答应过她，可以留下左樱一命，谁知他竟然把左樱伤得只剩半条命才放了她。可恶！

“这是为你的安全著想，你失踪的这几天，每个人都很担心。现在你好不容易平安归来，警方为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才出此下策。”S a m来到她身边好言解释。多日不见，她清瘦许多，眼底有著比以往深沈的忧郁和心事。

“你有没有想过，既然我可以平安归来，就表示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白荷冷冷地看他一眼，顾不得众人的阻止走出病房。

“荷！”右樨出声唤她。

“让她去吧，她需要时间冷静一下。反正是在同一家医院，我会负这个责任的。”S a m伸手拉住欲拔腿追去的右樨，对白荷清醒来的反应感到疑惑。她失踪的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失去惯有的冷静？依照目前情形来看，死神冒充东方介德一事，白荷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个事实一旦托出，想必会对这整个局势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他现在最

担心的，就是死神抓去白荷的这几天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单看白荷刚刚那种紧握拳头的愤恨神情，事情恐怕不乐观。

白荷站在加护病房的探视玻璃窗外，关心的视线从未离开过病房内的左樱。

病床上的左樱，身体四肢缠著纱布，动也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就连呼吸也要依靠氧气管。左樱那闭目休息的安详神情，令白荷的心如刀割般难受。

东方介德到底对她下了怎样的毒手？竟然能把身手非凡的左樱伤成这副模样。他当真是饶了左樱一命，只差没把她的最后一口气赶尽杀绝。

如此心狠手辣的男人，为何她之前还对他保有一丝希望，幻想他并不如想像中的残酷。

她错了，她彻头彻尾的错了……“樱……”白荷静望著窗内的左樱，粉拳紧握。当初她不该答应东方介德的，只有笨蛋才会把他的话说当真。白荷胸口隐隐作痛，极力忍耐心中欲爆的怒潮。同时间，两名负责守卫在加护病房的员警，并没注意到身边这位穿著病院睡衣的女子就是白荷，两人之间的对话就这么无意地被她听见。

“听说，里面那个伤者的主子就是神德会这次的目标，她为了救主独自跑去神德本家和三神组对抗。”“重伤成这样还能够活，可真是命大。”“而且听说死神为了计画这次的行动，还干掉了东方家族的长子东方介德，并以易容术冒充东方介德。他易容手法之高超无人能比，要不是Sam发现，没人知道原来东方介德就是死神干掉的。”“死神这家伙神通广大，上头要逮到他可不容易。”“反正那种任务也轮不到我们，我们还是把人看好就行了。”这两人的对话，白荷听得一清二楚，只字未漏。她难以相信自己刚才所听到的话，整个人呆站在玻璃窗前，脑袋一片混乱。

死神就是东方介德，东方介德是死神所冒充的！？不，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白荷脸色苍白，身子不住的颤抖。她蹲了下来，无力感冲刷全身。老天定是在跟她开玩笑，她不相信，她绝不相信……“荷！你要不要紧？”远远的，右樨就看见白荷蹲在地上，神情痛苦。她因为不放心她，于是和Sam一起来到加护病房，谁知竟然看见她这副模样。

“你一定是太勉强自己了，我抱你回病房去。”Sam来到她身边，准备伸手抱她。

“不要，你们离我还一点！”白荷感到自己已快崩溃，她双手抱头，如刺猬般的排斥身旁的人事物。

“荷，你到底怎么了，你失踪的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啊！”右樨见她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又担心又著急。

“东方介德……就是死神？”白荷跪坐在地上，以飘忽的迷离眼神反问。

“你已经知道了？”右樨对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惊愕，她刚刚还在犹豫是否要把这事实告诉她，没想到她竟然会知道。

“回答我，是不是真的？”白荷紧抓住她的手，感到内心深处的某块心田正渐渐剥落、滴血。她的脸色苍冷，小手又冰又湿。

“嗯，真正的东方介德已被他杀死，而死神就是冒充它的家伙。”右樨很困难的点下头，她不忍见白荷这种近似歇斯底里的现状，真的不忍。

“为什么……为什么？”仅存的希望就这么被狠狠剪断，她几乎快疯狂了。

她想起来，原来死神就是十年前救她的那个男人，她记忆中遗落的那一段就是他，而这件事情自始至终便是一个圈套。

死神十年前救了她，十年后他化身东方介德，来向她要回她欠他的那条命。之前他在神社已说得更清楚，他要一命抵一命，要她为他生下一儿一女。难道他的目的真只是这样单纯？那些花……又是怎么回事？他途她花又代表什么意义？而原来她暗恋近一年的死神，竟然就是伤她左手的男人、就是东方介德……是十年前救她的放火魔鬼……“不要，我不要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想不起来！”白荷抱头痛哭，她的头好痛、好痛、好痛……“荷！你振作点。”右樨被她几近失控的行为吓到。

“不行，不能让她这样下去，她会崩溃。”S a m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抓著激动不已的白荷，同时要身边的手下立刻去叫医生过来。

“你不要管我，放手！”白荷挣扎著。她要回去山上找东方介德，亲口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不相信东方介德就是死神，而死神就是她记忆中遗忘的那一段？她不相信。

就在双方互相拉扯的火爆中，医生赶到了现场。

“我要帮她打一针镇静剂，让她镇定一点。”医生要两人抓住她，并且手脚迅速地给她一记镇静剂。

原本激动不已、死命挣扎的白荷，终于在药物的控制下安静下来。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几天她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真的好替她担心。”情况稍微稳定之后，右樨忍不住哽咽。她望著白荷那挂著泪痕的苍幽容颜，差点没痛哭出来。

“你别担心，我先抱她回病房。”说完，S a m便打横抱起渐渐沈睡的白荷，将她抱回病房。

而方才的医生也跟著来到病房，待两人将白荷安顿好后，他神色沈重的来到两人面前。

“M r · S a m、右樨小姐，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两位。”医生缓缓开口。

“有关白小姐被绑架之后的病情报告刚刚出来。白小姐的身体状况大致良好，除了营养不良和贫血外，并无其他的内外伤，而她之前所追踪调查的失忆问题，则须等她再度清醒之后才能追踪。不过……现在我们要担心的倒不是她的身体状况，而是她的精神状态。两位刚才也看到了白小姐失控的模样，她之所以会如此，是受到惊吓且过度被刺激。”“是因为知道了死神就是东方介德的事实？”S a m推测。

“一定是。”右樨点头，同意他的看法。

“除了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医生补充。“不过警方上层曾特别交代，要我未经同意不能随便告知你们两人病情。”他有些为难地说。

“你放心，医生，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会有第六个人知道。”S a m向他保证。这些上头高官真可恶，平时出勤卖命轮不到他们，竟然还要对他隐藏真相，就算他的直属单位和日本警方不同，也没必要分得这么仔细，大家的目的都是想将神德会和死神绳之以法。

“既然如此，看在你们如此爱护白小姐的这份情上，我就告诉你们。根据检查结果，白小姐她之前曾经受到性侵犯，因此她清醒之后会呈现歇斯底里的情绪反应。”医生将实情告知他们。

“性侵犯！？”右樨整个人呆楞住。

“你是说，死神那混蛋强暴白荷？”S a m皱眉，同情地望向沈睡在病

床上的白荷。

“嗯，我很遗憾。”医生并没有透露得很详细，他交代两人得好好照顾白荷之后便离开病房。

而留在病房内的S a m和右樨，则是面面相觑，不发一语。良久，才由右樨打破两人之间的沈默。

“荷她不是因为受到死神的侵犯所以精神才承受不住的，不是这样的……”右樨泪水盈眶，相当悲愤。她知道原因了，她终于知道白荷会失控的原因了。

“别难过了，樨，伤心并不能解决问题。”S a m担心白荷之余，同样关心右樨。听到这种消息，任谁都会受不了的，更别说是和白荷情同姊妹的右樨。

“荷她之前并不知道死神就是十年前那个救她一命却又伤她左手的男人，当时她的这段记忆完全空白。一年多前，死神以追求者的神秘身分出现，他天天送花给荷，但是却不曾露脸，没人知道死神究竟在玩什么把戏，所以当年初荷的反应很冷淡，以无聊的恶作剧处置之。

“可是时间一久，荷她的反应愈来愈奇怪，她表面上虽然仍和当初一样对死神送花一事嗤之以鼻，我却很清楚，她私底下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排斥转而变成期待，只要死神一天不送花，她那天心情就会很差。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荷很在意死神，虽然他不曾现身，却已经掳获她的芳心。荷向来好强高傲，她当然不会坦然的表达自己的心意，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和左樱。所以我和左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想到她却……”“你是说白荷在记忆尚未恢复的情况下，爱上天天向她表达爱意的死神？之后，冒充东方介德的死神将她绑走并强行占有她；之后她恢复记忆，得知原来东方介德就是死神，而她竟被一个自己所深爱的男人施暴，所以她才会刺激过度，承受不住？”S a m终于明白这其中的原委始末。

“混帐，这种状况有谁会受得了，如果是我，我早就发疯了，谁知死神这些天来是怎么对待荷的。”右樨咬牙切齿的咒骂，恨不得立刻替白荷出气。

“白荷她就算是在睡梦中，一定也很痛苦吧……”S a m望著她沈睡的苍白容颜，心底有说不出的难过。现在所有事情皆真相大白，有了白荷这个人证，十年前火烧酒吧的案子和这次的绑架案，都可一并侦破。只要由荷愿意作证，警方便可结束这件沈宕多年的悬案。问题是……待白荷清醒，她愿意乖乖合作吗？S a m低叹一声，无言以对。

第九章

一个星期后，左樱的伤势日有起色，由加护病房转床到普通病房。由于东方介德被杀一事和神德会有所牵连，因此警方对于左樱和白荷的安全特别重视。待在医院的这几天，日本警方将两人的病房守护得滴水不漏，连见访客也严格限制。

白荷自从那次的情绪失控之后，她再也不曾踏出病房一步。

就在她清醒的隔天，警方清场作笔录，然而白荷的不合作态度却让警

方的调查人员伤透脑筋。

右樨听 S a m 说，警方耗了一整天的时间试著突破白荷的心防，然而白荷却动也不动，一个人寂寂寥寥坐在病床上，眼神始终落在膝前，任凭警方说破了嘴也无动于衷。

为了让白荷合作，警方还特别请心理医生诱她开口说话，奈何努力了好几天依然徒劳无功。于是后来警方便把希望改放在 S a m 和右樨身上，期盼他们两人能够说服白荷开口，并配合警方的笔录工作。也因为这个原因，原本被禁止见面的 S a m 和右樨才得以接近白荷，待在病房照顾她。

至于左樱，她的情况比白荷好些。她一转到普通病房，警方同样对她展开对谈和笔录，想从她身上挖到有关神德会的第一手消息。左樱不至于像白荷闷声不响、死不开口，但她对警方所问的那些问题却相当不合作，就连动手伤她的凶手是谁，她也轻描淡写，只回答说是一群蒙面的黑衣人。

对于左樱和白荷两人的不合作态度，警方伤透脑筋，目前仍想尽办法努力改善两人的合作态度。

左樱自从转到普通病房，白荷不曾来探望过她。听右樨说明完白荷目前的精神状况以及死神对她采取的恶行之后，左樱有好一段时间沈默著，同时也谅解白荷没有前来探视的原因。

“樨，我想去探望小姐。”事情过后的两个星期，左樱忽然开口。

“荷她不见任何人，连我也不见。”右樨叹口气，这几天她只能远远地看著她坐在窝边，神情落寞地凝视窗外。看了直教她鼻酸。

“小姐她不会不见我的，她说过，她会照顾我一辈子。”左樱神色黯然。

“樱……”这句话她竟然还记得，那已是九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我相信小姐不会不理我的。”左樱那俊秀的脸庞上，有著坚毅的信心。“麻烦你把轮椅推过来。”“你去找她，警方应该不会阻拦。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如果万一荷还是不跟你说话，你可别难过，她不是有意的。”右樨先让左樱有个心理准备。

“我知道，你别担心。”说完，左樱试著自己下床，她咬著牙，想要靠自己力量下到右樨推来的轮椅上。

“别太勉强，你身上的伤还没痊愈，万一牵扯到伤口又会出血。”右樨把轮椅定位后，连忙过来帮忙扶住左樱。

“你不要帮我，让我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左樱咬著牙，拒绝右樨的好意。

“别傻了，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合逞强，如果不想让病情恶化，就乖乖的让我帮你。”右樨板起老大姊的面孔，硬是拉她一把。

她一个人要照顾她们两人已经够辛苦了，她怎能让左樱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处因逞强再度受伤，她才不想跟自己过意不去呢。右樨推著坐在轮椅上的左樱，穿过警方的重重关卡，好不容易来到白荷所在的病房。

“我们进来喽！”右樨打开房门推著左樱进入。

映入眼帘的，让左樱大大松了一口气。病房内的景象远比她想像的还要好许多，屋内明亮通风，没有阴沈黑暗的闷寂。而白荷呢？她侧著身，一个人坐在居高临下的窗台上，远眺远方的青山白云，清秀的脸蛋上有著淡然的落寞寂寥。

两人进房的举动丝毫没有引起白荷注意，她动也不动地眺望远方，任由吹拂过来的春风拍打著整片白纱帘，无动于衷。

“小姐。”左樱自己转动轮椅来到白荷身边，她轻唤一声，两人已二十多天没有见面。

她的唤声让原本出神的白荷怔了下。她没有回头，只是低垂了眼翳。

“小姐，我回来归队。”左樱更近一步，她的眼底有著她的信任和期盼。暗祷：请你跟我说句话，小姐，拜托你。

两人之间寂静了好几分钟，最后白荷叹口气，缓缓转过身。

“你的伤还好吧？樱。”她望著她，一脸平静。

“我没事，已经可以自己起床了。”左樱激动地答著。她终于愿意说话，肯面对现实了。

“荷……”惊讶之外，右樨当然也松了一口气。为何左樱一出现她便愿意开口呢？是巧合还是有特别原因？“你没事就好，我很替你担心。”白荷从窗台上跳下，飘逸的白衣裙衬出她纤弱的身子。

站在春风中的她，显得那么灵秀脱俗、轻柔不堪。

“荷，你吓死我了。”右樨也来到她面前，松气之余有著责备。

“我……不是故意的。”她淡淡地答了一句，算是道歉，眼底再度黯然。

“我不是怪你，只是真的很替你担心。”她来到她面前，轻轻握起她的手，眼底有说不出的激动。右樨的个性向来直率，心底是藏不住话的。

“对不起……我能说的也只有这句话了。”白荷垂下眼帘，满是歉意的表示。

“你不需要向我们道歉，小姐。是我们护驾不周，才会让你受到伤害，该道歉的人是我和右樨。”左樱心痛如绞。虽然白荷现在一脸平静，她却感受到她平静之下的无言痛苦。她一定是不想让人看见她痛苦的模样，以免旁人为她担心，所以她才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是她的错。

“别说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我有些累了，你们出去吧。”白荷摇摇头，语气充满疲惫。

“小姐，请让我留在你身边陪你。”左樱坚决的表示。

“傻瓜，如自己还是个病人呢。身上的伤还没好，怎能让你浪费体力来陪我。”白荷笑了笑，话中带著心疼。有左樱和右樨这两个好夥伴，她这一生是再无遗憾了。

荷她……右樨望见白荷那充满绝望的微笑，心底闪过一抹不好的预感。

“小姐答应过，只要在樱愿意，你可以一辈子照顾我。”左樱伸出右手，提起那多年前的约定。即便受伤，她的右手腕依然绑著那条白手帕。

白荷怔望著她手腕上的白巾好一会儿，回忆瞬间被拉回她和左樱相识的那晚雨夜。

“这样也好，我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她苦笑一声，原本的强硬态度软化下来。

“白梅接掌帝国饭店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不管神德会这件事情如何落幕，我要你们以后好好跟随在白梅身边辅助她，就像你们现在留在我身边一般。”白荷一语惊人的表示。

“荷，你不但不要帝国饭店，而且还要赶走我和左樱？”右樨一听到她这番话，差点没翻脸。她怎能心平气和地说出如此无情无义的话？就算是这次事情带给她太大的伤害，她也没必要把她们两人如垃圾般的丢给白梅。

“小姐，你比白梅小姐更需要我们，不管现在还是未来，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算是你不要我和右樨，我们也不会留在白梅小姐身边。”左樱坚

毅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你们的心情我能够了解。”白荷侧身面向窗外。“这几天来我考虑了许多事情，这是我的决定。”她淡淡说道，心底藏有莫大的苦衷。该是事情有个了断的时候了。

“荷，你该不会想做什么傻事吧？”右樨皱眉，从她话中观察出端倪。

白荷笑了笑地摇头。“我已经答应东方介德……不，是死神，我已答应他，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她的笑容凄美苍凉，充满无奈。

“小姐，请你回答我，你是不是喜欢上死神？”左樱显得相当冷静。

“我……”听到左樱如此直接的问题，白荷愣了一下。一来，左樱对她向来言听计从，根少会如此针锋相对。二来，她从未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当真喜欢上死神？不，这怎么可能……“荷，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因为我和左樱都认为在死神尚未假冒东方介德之前，你便已经喜欢上他了。”右樨咄咄逼人地追问。

“我……的确喜欢他。”白荷黯然地坦言。

“小姐！”对她如此直接的答案，左樱不敢相信。

“果然！”右樨早有所觉。

“不过，我喜欢的是那位天天送我纯白荷花的死神，不是那个十年前和我有一面之缘的死神，更不是那个在山上神社强行占有我的恶魔。”白荷抬起头，闭上眼睛，神情死寂、黯淡。

“荷……”右樨说不出话来，只能怔怔地看著她。是她和左樱逼她把心底的伤痛撤出来，她们无意二度伤害她，却已经造成了伤害。

“小姐。”左樱忍住心底的激动，紧握拳头。她无法想像当时的情景，她不忍去想也不愿去想。

“我对之前那个送花的死神已经死心了，你们不必瞎操心。”白荷叹口气。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右樨问。

“爷爷既然不肯定我过去四年来为帝国饭店所付出的努力，白家我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我打算离开白家，自己一个人生活。”自从获救之后，白荷的神情不再冷然，取而代之的，是眉羽之间的哀愁。

“小姐，你真要丢下我和右樨？”左樱心底有说不出的难过。她不会原谅死神和神德会，只要她伤势一好，就算是死，她也要为主子报仇。

“左樱，答应过你的事情我没有忘记，不过，请给我几年的时间，让我一个人好好静一静。”白荷说得委婉、恳切。

“荷，如果你真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和左樱绝对不会死缠在你身边。我们担心的是，你会如此轻易就饶了死神及神德会那帮人吗？在你一人静处之前，你一定会找他们算帐是不是？”右樨太了解她了，她的平静反应让人怀疑。

“我当然不会原谅死神那帮人。”白荷痛心的表示。“不过报仇的事情我不打算亲自解决，我决定把制裁之事交给警方。”“你的意思是……”右樨无法确定她言下之意。

“我愿意配合警方出庭作证，合力把神德会一帮人一网打尽。”考虑了许多天，白荷痛下此决心。

“我不赞成，这么一来，你会成了死神和神德会急欲除去的目标。”右樨替她的处境感到忧心。

“放心，我的安全警方会全权负责，这几天你不也见识到他们惊人的守

卫力量。”白荷淡淡说道。

“小姐，我不明白你为何要协助警方。虽说条子会保护人，但以我和神德会交过手的经验判断，他们根本不是神德会的对手。”左樱问到关键点，白荷一向对警察很反感，不可能愿意主动配合。

“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白荷转过身去，示意话题就此打住。

已是极限了，她心底对死神的怨怒已到达顶点，再不停止这话题，她会崩溃在两人面前。

“我们……明白了，请你好好休息。”右樨虽有千万个不解，却非常明白她无法动摇白荷的信念，一旦她下定决心，任谁也无法改变她的。

左樱不再说话，紧握拳头的她不发一语和右樨一起离开病房，复仇的愤怒之火在心底熊熊燃烧。

和白荷有过那番对话之后，右樨当天下午立刻找Sam质问。

“Sam，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愿意帮警方作证？”她拉著他来到医院顶楼，好避人耳目。

“这……她当然有她想法和原因。”她这么匆匆忙忙把他找来，果然是为了这件事。今天早上得到白荷愿意和警方配合的消息后，这几天来的辛苦总算有价值。

“我当然知道这其中一定有原因，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她这样的决定？难不成是你们警方威胁，逼她就范？”右樨就是不明白白荷点头的动机。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问我。”Sam无可奈何的叹口气。“那是机密，我不方便透露。你就饶了我好不好？”他为难地看著她。

“不好，这事攸关生死，你一定得告诉我。”她软硬兼施地要胁。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不会和我绝交？”Sam试探性地询问。

“绝对会。”她不加思索地点头。

“难道说我们两人的感情这么不堪一击？”Sam心酸地拢住她的娇躯，一脸无辜。

“我说过了，友情第一，爱情第二，要我背叛荷是不可能的。”右樨现在才没心情谈情说爱，她轻轻推开他，坚决的表示。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只好告诉你喽。”Sam别无选择。“上头以成吉思汗探勘基地的血案为交换条件，要白荷和警方配合合作。”“什么！？”她听了一震。

“那件事情的幕后黑手虽是白荷，实际上参与指挥行动的却是你和左樱。我猜想白荷是为了维护你和左樱，所以才答应的。”他简单说明原因。那件案子死了十几人，一旦抓到凶手，死罪难逃。

“胡说，那件事情我们做得乾净俐落，怎么可能会有把柄落入警方手中，这不可能。”她咬牙切齿，无法接受这个理由。

“你们做的是很漂亮啦，怪只怪你们手下有人口风不紧，把这件事泄漏出去。”见她气愤成这种模样，他不禁摇头。唉，她的脾气一向直来直往，毫不做作。这到底是让他欣赏的优点，还是让他哭笑不得的缺点？“你们警方未免太卑劣了，竟然拿这件八百年前的案子来要胁白荷，真是让人看不起。”右樨低骂一声。“况且成吉思汗的那件命案根本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我和左樱并没有赶尽杀绝，是有人假借我们之手，在我们离开之后杀了那帮人。信不信随你！”她本来不想提这件事的，结果被他一激，气不过，就只

好说出来了。

“你说什么？”这回换Sam吃惊。

“这件栽赃事件小姐之前也有调查，不过想得到陵墓财富的对手实在太多，到现在尚未查出来。”她托出内幕，真是一群笨条子，被真正的凶手耍得团团转。

“你说详细一些。”“荷当时交代我们只是要给探勘小组一点颜色瞧瞧就可以，所以我们志不在杀人，只是象征性的对那些考古学者下马威，我们打伤了其中几人之后便离开，并且依照荷的指令在现场故意留下线索，嫁祸给神德会，没想到待我们回国后，才知道原来有人在我们之后杀了所有组员，而你们这群笨蛋只查出部分真相，便以为那些研究学者是我们下手的。”这件事情尚未有明朗的结果，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可是你们动手在先是事实。”Sam为自己找台阶下。

“我和左樱没有杀人，只是将他们弄昏罢了。”她再度辩白。

“总之，不管这件事情的真相为何，白荷她愿意配合警方是明智之举，如此一来，警方有了人证，要通缉死神就不成问题。”他摇头，这么一来，古墓事件又复杂化了，真伤脑筋。

“你们连死神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要如何通缉他？”她扯他后腿。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句话听过吧。而且依照死神的个性，他应该会再回来找白荷，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只要守株待兔便成了。”“为什么？”她不懂，死神没必要自投罗网。

“死神愿意花十年的时间等白荷长大，你说他的目的是什么？”Sam将这问题反丢给她。

“他的目的……”右樨惊讶之余也才明白，原来死神对白荷也有一番感情，不然他何必如此有心，甚至天天送花。

“好了，别再为这问题伤脑筋了，火烧酒吧的案子拖了十年，如今终于水落石出，我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你就饶了我吧。”Sam伸了个大懒腰，为了这件事，他几天来不曾好好睡觉，都快累死了。

“可是荷她拉不知道死神对她的心意。这该如何是好？”右樨完全没有听进他的话，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白荷即将采取行动，依她的个性，她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善罢干休，如果……她真的爱上死神。

第十章

白荷愿意配合担任证人之隔天，她便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返回东京，暂住在警方所安排的秘密住所中。

由于兹事体大，消息一传出，许多传媒争相报导这个新闻，警方除了得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外，还得应付那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两个星期来，为了证人安全著想，除了警方相关人员，其余闲杂人等皆不被允许探视白荷。

另一方面，在白荷的要求下，右樨百般不愿的留在之前的医院照顾左樱。两星期一过，左樱的伤势已接近康复状态。

这两个星期来，扣除警方人员侦讯时间，白荷几乎都待在秘密寓所内。

没有了右樨和左樱的陪伴，白荷更显得落落寡欢、沈默少言。

这十几天来，白荷的表现相当配合警方，不过，每一次的侦讯就像是要白荷重回当时的情境般，让她一次又一次的遭受回忆的折磨和痛苦。有时候在旁负责安全守护的 S a m 实在看不过去了，他会籍公职之便，利用休息时间让白荷离开房间来到寓所的阳台边，陪著她一起欣赏屋外的景色，并同她聊天说话。不过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白荷安静的听他说话、讲笑话，她开口的时间少之又少。

“荷，你想不想见白梅？”这天下午，S a m 又和白荷一同站在阳台边，欣赏那落日余晖所带来的美丽景色。

“见不见都无所谓。”白荷摇了摇头，一脸淡然。

“她偷偷拜托我交一件包裹给你，我事先用机器扫描过，是书籍之类的东西，你想看看吗？”S a m 从带来的皮箱中取出一纸牛皮袋询问道。

“你放著吧，我等会儿再看。”白荷瞧了密封的纸袋一眼，面无表情的表示。

“既然如此，我就把东西交给你，要小心，别让其他人发现，不然我的小官可不保。”他神秘兮兮地交代。

白荷不由得微微一笑，“左樱和右樨好吗？”她轻声问。

“休养了一个多月，左樱的伤势已大致康复，她的病一好，可想而知那边的医院已快天下大乱。左樱很想赶来东京找你，不过却被警方强留下来侦讯，因此让她非常不高兴，有关三神组的侦讯工作因此也就相当不顺利。右樨的情况差不多，她一听到警方不许任何人接近你，差点没发飙，还威胁我若是不想办法让她来看你，就要和我一刀两断。”S a m 一提到她们这对宝头就大，真是可怜了他的那一帮同事。

“右樨有你的照顾，我想我可以很放心，以后她就拜托你。”白荷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 S a m 感到很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啦，只不过这次的事件让我们两人有较多独处时间，所以两人就走得比较近，对彼此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罢了。”说著说著，脸都红起来了。

“不过我放不下左樱，她对我的依赖太深，这九年来，她一直待在我身边。我担心一旦我不在她身边，她会不知如何自处，毕竟我已答应她要照顾她一辈子。”她摇摇头，视线落在远处的彩霞。

天空好美，而她的心却如秋风般萧瑟、狂乱。

“白荷，你别胡思乱想，这种严密保护只是暂时的，等全部事件告一段落后，你和左樱就可以恢复自由，和以前一样生活在一起。”S a m 并不知道其实白荷内心已有其他打算。

“或许吧，等那时候再说。”白荷笑了笑，感到相当疲惫。这几天她的胃口很不好，体力也变差，动不动就想睡觉，有时还会昏眩的想吐。这件事她没有说出来，她不想再让身边的人为她担心。

“我们还是进屋去吧，你最近的脸色不是很好，万一吹风感冒可不得了。”说著，他同她一起走入卧房。

待 S a m 交代完一切离开卧房后，白荷拆开那包纸袋，视线被袋内装订成册的书籍所吸引。

这本书是影印而成的，而书的内容模模糊糊，要很小心才辨别得出其中的内文，由斑驳的字体看得出来，被复印的书籍年代久远、相当古老。

“这是……”白荷抽出夹在书中的字条，娟秀的字迹写着：荷，我的妹妹：我已从Sam那边听说你的近况，得知你一切平安、精神安好，为姊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过去一个月来，我天天期盼能陪在你身边，与你一起度过人生的最低潮，然而我终究只能身在赌城，藉由祷告将我的心意传达给上帝知道，冀望在远方你平安无恙。

透过Sam的说明，我知道一切实情，也隐约从十年前到最近的事件中，了解你和死神结下的不解之缘。

为了能够尽些绵薄之力，姊姊透过管道帮你找了些有关神德会的家族史料，并复印一份托由Sam交给你，希望古籍上面的资料对你有所助益。

这或许是天意吧！我相信从那些资料中你将明白死神所作所为的一切原因。

若你愿意见我，我随时可以从赌城飞来和你会面。还有，帝国饭店仍是你的，为姊的只是暂代你职务，期待你早日重回工作岗位。

愿天下所有的幸福在风雨之后与你同在，送给我最亲爱的妹妹。

姊 白梅 “白梅她……”白荷看完字条之后，整个人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她以为自己这一生终将与亲情无缘，注定是孤单一人了，没想到这位从未谋面的姊姊却如此有心，如此关爱她。她该是开心还是感到悲哀！？开心的是在她绝望之际多了一份亲情支柱，悲哀的是她恐怕没有机会见一见这位素昧平生的姊姊。

白荷翻开手中的资料，才看第一眼，她的脸色便已发青。接下来，她在古老的字里行间解开所有谜题。

死神将活不过二十九岁，原因是……白荷将心力全放在书上，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周遭的改变。直到一声低沉的嗓音迸出来，令她吓了一跳……

“这种无聊的东西最好不要看。”随著声音的出现，她手中的资料跟著掉落在地。

“是你……”白荷抬起头来，狠狠地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知何时，死神已来到这间外围满是警卫的房子，出现在她面前。

一个多月没见，他没有多大改变，依然是东方介德的那张脸。

“好久不见。”死神冷冷一笑，帮她捡起散落在地的资料。他瞧了里头的文字一眼，笑意更深了。没想到她竟然拿得到神德家的家族机密资料，真是不容小觑。

“你来这里做什么？”白荷慌乱之余，难掩心中的欣喜，她一直很想见他，有好多话想问他，现在终于等到了。

“来看你。”死神将视线重新拉回她身上，多日不见，她的脸色比之前好上许多，值得安慰。

“来看我！？”白荷听了不禁皱眉。“你根本是自投罗网，活得不耐烦了。”她闷哼一声，联想到刚刚所读的资料。

“反正你也知道我活不过二十九岁，少活几天是无所谓的。”他伸手将她拉进怀中，仔细地端详她俏丽的清秀五官。

“如果你敢乱来，我会叫人，这里可不是神社，可以让你为所欲为。”白荷并没有抵抗，她冷冷警告，以强硬的态度面对他。

“看来你对我有很深的恨意和误会。”他不因她的警告而松手，相反的，他搂得更紧、更亲密。

“我当然恨你！不然你以为我会爱上你吗？”白荷哭了出来，她激动不已的猛捶他的胸，爱恨交杂的情意如海水般宣泄出来。

“不要这样。”死神抓住她胡乱挥舞的小手。“我不管你是爱我还是恨我，我今天来，是想探视你肚子里的小孩。”“小孩？”白荷仰起挂满泪痕的脸蛋，晶莹中满是惊愕与泪雾。

“你自己还不知道？”死神的手往她平坦的腹部抚去，以温柔回答她眼底的疑惑“不可能。”白荷想自他怀中退出，却被他牢牢的抱住，动弹不得。“放开我！”她咬唇哀求。他拥得她几乎透不过气，好痛苦……“听我把话说完，几分钟就好。等我把话说完后，我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他轻吻她冰凉的发梢，痛苦的语气中有著恳求。

白荷讶然他的这种反应，著实感到吃惊。

“身为神德家的长子，从一出生就被烙下活不过二十九岁的印记。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努力延续单传的血脉。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便被灌输这样的信念，我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事业，甚至连保护一个自己深爱的女人的基本权利也没有。

之前的十九年，我就是活在这种既定的命运与痛苦挣扎中，直到在酒吧遇到了国中生的你……我灰暗的人生就在瞬间有了一丝光明。我很明白那种感觉是短暂且毫无结果的，所以当时伤了你的左手，希望你永远记得我这个可恨的男人……”“死神……”白荷从他飞快跳动的心跳声中，感觉到他激动的气息，他的心跳好快、好快。他为何告诉她这些，为什么？“让我讶异的是，你竟然会丧失了那一夜记忆，甚而在逐渐复原的记忆中，独独忘了我的存在，所以我后来决定要唤起你遗落的记忆，开始以死神的名义送白荷给你……同时也擅自决定你就是我要的新娘，如果你可以顺利通过种种考验。”“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白荷哽著声问。他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帮忙生孩子的女人，以神德会的财富声誉，不愁找不到比她优秀的自愿女人。

“这就是我的答案。”他从口袋中拿出一株去掉根茎的白荷，放到她左掌心。

“我不懂，这花快枯萎了。”她颤抖地低望掌心上的凋萎荷瓣，心如刀割。

“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他轻轻放开她，让她脱离他的怀抱。

白荷合起掌心，紧紧捏烂手中的白荷。她不发一语，泪水不住的滑落脸颊，滴落在那碎烂的荷瓣上……“请你好好照顾肚里的小孩，孩子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神德会将全权负责。”他别过头去，不忍见她心伤的反应，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

“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白荷唤住他，用她仅存的力气和意识。

他停下脚步，默许。

“书上说，神德家独子一到二十九岁，且在孩子出世前就得自裁身亡。如果万一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夭折，怎么办？”她含著泪水低问，左掌心已成一泪洼。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三神组会不计牺牲一切护主。”他冷冷地回答她的问题。命运便是命运，常人更改不了的。

“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孩子父亲？”她拉住他的手，不让他离开。

“没用的，别尽想些傻事。”死神狠下心来推开她，再不走他会走不了。

被他这么用力一堆，白荷重心不稳，跌倒在地。结束了，一切就这么结束……白荷不再抬起头来，也不留恋他离去的身影。她就这么默默地流著

眼泪，直到泪水淹没她那丑陋左掌上的伤痕、荷瓣，以及心底那一份还没开始，便已结束的枯萎恋情。

“左樱，你确定这个办法行得通？万一我们偷溜不进荷的房间怎么办？”右樨换上清洁人员的服装，打算和左樱一起潜进白荷的住所。

“如果不信任我，你大可不必跟来，永远在这间公寓外面徘徊算了。”左樱的伤势一好，立刻离开医院，前来东京，当然她是瞒过另一边的警方偷溜出来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我只是不想再替Sam惹麻烦，如果我们失败了被逮，我一定又会被臭骂一顿。”右樨带上面罩，推著清洁车来到电梯前。

“Sam重要、还是小姐重要，你自己考虑清楚。”就在左樱拿出随身武器，准备大显身手时，同属管制区的走廊却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及人声。

两人还没进入管制区，就已嗅闻到不对劲的气氛，于是站在原地静观其变。

怎么回事？右樨正感到纳闷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步出管制区，脚步匆忙。

“Sam！？”右樨见到他正指挥部属忙东忙西，在场每一个警员的神色显得慌张沉重。

右樨一直注意Sam的一举一动，她那专注的视线引起了Sam的注意。他转过身来，发觉眼前这两个清洁人员打扮的女子正盯著他猛瞧。定神一看，可把他吓了一跳。

“右樨，左樱！？你们怎么还敢出现在这里？”Sam惊叫一声，连忙将她们两人拉进电梯旁的杂物室，将门紧紧关上。

“Sam，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见到我们两人就像见到鬼一样？”右樨劈头就问。

“你们老实说，白荷是不是你们带走的？”Sam压低音量，一脸正经。

“我们才刚离开那间乡下医院来到东京，连荷的影子都没见到。怎么，荷不见了？”她吓了一跳。

“没错，五分钟前，我们发现留守在客厅和卧房外的四名弟兄被人弄昏，当时我立刻冲进卧房内，结果白荷已经失去踪影。原本我以为是你们两人偷偷带她离开的，没想到却在这里撞见你们。”Sam气急攻心。昨天他刚接获消息，表示左樱和右樨突破警方防守，偷偷溜出那间乡下医院。所以他刚刚一直以为白荷是她们俩带走的。

“看来，我们来迟一步。”左樱紧皱眉头。“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卧房内的地板上散了一地的粉白色荷瓣，还有一滩泪水。”他们能找到的就是这些。

“白色荷瓣！？这么说不就是……”“是死神带走她的。”右樨抢说道。

“很有可能。”左樱同意这个可能性。

“若真是死神带走她，当初他没有理由放她下山。”Sam无法理解这一点。忽地，他想到白梅转交给白荷的那一只牛皮袋。该不会是那里头的东西让白荷心生离开的念头？“说的也对，如果不是死神还有谁会带她走？Sam，你要打电话给谁？”右樨见他拿起大哥大，问道。

“打电话给白梅，或许她可以告诉我答案。”他要问清楚纸袋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这和白荷的失踪一定有关。

“我不想待在这里浪费时间，小姐刚走，我现在去追也许还找得到。”左樱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人。白荷身上既没钱也没证件，不可能走得太远。除非真是死神带走她，但，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极低，如S a m所说，他没有理由带她走。

“左樱，等等我。”右樨喊完跟著离开。

而打国际电话总算找到白梅的S a m，在和白梅通了五分钟电话后，终于知道那牛皮袋里所装的书籍为何物。

“这么说，白荷可能被三神组带走，或是死神背叛神德会，独自带走白荷？”“嗯，古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因为世代相传的三神组有保护女主人和未来继承人的责任。

而死神得在二十九岁之前自裁身亡，若他不愿意，便是叛家的罪名了，万一被逮回来更是得接受家族制裁。”白梅在电话另一头表示。

“你为什么要给她那些资料？”S a m言下之意有责怪的味道。

“以身为白荷姊姊的立场，我认为那些资料对她有所助益。”白梅淡淡的解释。对于白荷再度失踪，她一点也不意外。

“你早知道她一定会离开？”他也察觉出她的语气平静得不像话。

“这如同你们警方预料中死神会出现，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死神，最后还是让他脱逃一样，我自有我的推断和想法。别忘了，白荷是我的双胞胎妹妹，我们两人是心灵相通的。”白梅淡然道。

“那我们警方现在该怎么做？”他已无计可施了。

“除非三神组或死神愿意交出白荷，不然你们还是死心吧。”说完，她挂上电话，不再交谈。

“可恶，怎能就此善罢干休。”S a m不甘心地收起大哥大。就算警方把整座妻女山铲为平地，也要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他发出宏愿，野心十足。

谁知到最后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非但白荷没有找到，就是连死神也消失无踪。

一年后，这几件案子所引爆的新闻热潮也随著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世人所遗忘。警方虽然仍在追踪调查，却敌不过后来社会日益俱增的其他重大案件，因此死神和白荷的事件便随著时光尘封，不了了之。

后来有人传闻，听说有人曾看见死神和白荷一起离开医院，开著车往北方走去，从此隐居在妻女山的某处……不过，终究是传闻，谁也无法得知真相为何。

易虹私房话 结局篇

“就这样？没有结局？”美丽热情的编辑J看完易虹的稿子，挑著柳眉问。

“怎么会没有结局，结局我已经有提示了，要自己想像嘛。”易虹用她那懒懒的诱人声音答道。

“对不起喔，我的想像力没有你丰富，去给我补写一篇结局出来。”她将

稿子“扔”过来，如抛垃圾那般。

“还要补写啊……我已经两天没睡了耶。”易虹趴在桌上，望著那叠厚厚的稿子发呆。

好累喔，再写下去，会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

“不写的话，就没稿费可拿喔。”编辑J将一张支票放在易虹面前，露出甜甜的笑容。

“怎么这样嘛……明明知道人家很缺钱。”易虹嘟著小嘴，心不甘情不愿地坐起来，并望著那张支票猛吞口水。这时，她忽然觉得自己好似麦X劳广告中那个被猫耍的逗猫小孩，而编辑J就是那只笑容诡异的金吉拉。

“快点写完结局，我们赶著出书。”她再次将支票拿在易虹眼前晃了晃，催促著。

“正在写了嘛！真是的，这本书的结局要自己想才有意思，请叫读者不要这么依赖作者，要常动脑才不会缺乏想像力。”易虹边发牢骚边提笔爬格子。可想而知，她那用脑过度加上两天没睡所写出来的字迹，简直是鬼画符。

“拜托，不要写这种字来虐待我的眼睛，你平常的字已经够丑了。”编辑J敲了下易虹的后脑勺，挑剔道。

“你还想怎样，我马上昏倒给你看喔。”深感委屈的易虹眼眶含著泪水，想像自己是琼瑶小说中的可怜女主角，正被后母虐待。

“不要浪费你的想像力，快写！”编辑J一手戳破易虹的白日梦，她决定拿条皮鞭在易虹身边监工。

“可是我肚子饿了写不出来。”易虹发挥她那耍赖的本领，摸著肚子喊饿。

“你想吃什么？”编辑J还是拿她没辙。

“御饭团、御寿司、御手卷、御皇烧。”易虹一一唱名点单。

“诺，全买来了。”说也神奇，编辑J手这么一伸，瞬间把所有食物买齐。

“天，我好崇拜你喔，小J。”易虹眼睛一亮，甜言谄媚。

“废话少说，快点吃完，快点写完。”编辑J显然不吃这一套。

“我肚子是很饿啦，不过……我不忍心吃它耶。”易虹拿了个热腾腾的御皇烧，难过的望著奶油豆沙包上面的“御”字。

“又怎么啦？”编辑J已快抓狂。

“御、皇、王、帝、尝不是五人小组的成员，看到这个御皇烧，我就想到他们的故事。”易虹咬著唇，又陷入创作人类极限之谜的过往回忆中。

“小姐，就算你不吃，还是要马上给我写完结局。”编辑J笑里藏刀的威胁。

“好啦，我正在想要如何给白荷和死神一个完美的结局，别催我，愈催愈写不出来。”易虹终究是不忍心吃眼前这些冠上“御”字的日式美食，只好饿著肚子想结局。

或许是等得不耐烦了，易虹才写没几个字，编辑J忽然有意无意地问道：“听说你去参加x x x节目，结果那个和你速配成功的男主角呢？后来你们有没有再联络？”她这番话无心插柳成荫，当场让耍赖的易虹乖乖地疾笔振书。不到二十分钟，一个完美的厢局便热腾腾的双手奉上。

P S · 可以的话，结局自行想像，非不得已，再看后记所附录的大结局。

结局

被他这么用力一推，白荷重心不稳，跌倒在地。结束了，一切就这么

结束……白荷不再抬起头来，也不留恋他离去的身影。她就这么默默地流著眼泪，直到泪水淹没她那丑陋左掌上的伤痕、荷瓣，以及心底那一份还没开始，便已结束的枯萎恋情……“你真想要救我一命？”原以为死神已经离去，没想到他竟然又折返回来。他站在她面前，以冷酷的语气低望她。

“嗯。”心碎的白荷抬起脸蛋，泪流满面。

“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不过不一定会成功。”死神面色沈重的表示。

“只要有机会，我不在乎机率大小。”她点点头，眼神坚定地望著他。

“很有可能我们两人一辈子都得逃亡，流浪天涯。这你也愿意？”一旦背叛神德会，他势必背负大义灭亲的罪名，终生逃亡。

“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她再次点头，泪眼中有著不容怀疑的决心。

“为什么？你为什么如此待我？”死神蹲下身来，坚硬的脸部线条因动容而软化。

他伸出手，也敞开他心，不再冷酷以待。

“因为……就算是一朵枯萎的荷花，也有属于它自己的春天，只要曾经盛开过一瞬间，这就足够了。”白荷挂著美丽的泪水和笑容，定定地和他四目相望。

“我明白了，荷。”死神拉起她的左手，在她曾经一度丑陋的伤痕上，深情一吻。之后两人相视而笑，一起携手离开东京。

至于何去何从？相信一定是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神德会找不到的地方。

死神和白荷的故事也就这么落幕了……

